順菴集

九

共十五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雜著

函丈錄

余幼而落鄉中嬰疾病因以失學摳衣星湖之願多矣年二十六始自茂朱来寓廣州慶安面之德谷楸下貧窶疾憂恒無寧歲丙寅十月十七日始往謁一宿而歸丁卯九月二十日又往謁一宿辭退戊辰十二月十四日又往謁留一日十六日辭歸前後函丈承受凡四日矣是後辛未歲七月往候病患時值

宗廟大享差　祭官翌日徑歸癸酉三月
自牙山来将往謁至振威酒店僕夫病甚時
凶染塞路症情可疑亦徑還自後在京司曹
務煩重甲戌遭艱下鄉因為病廢之人杜門
十年竟未遂朝夕承誨之計而先生易簀矣
撫念平昔荷愛之深恩義兼重樑摧之感歲
久益切搜舊篋得四日日録别記于此以寓
微忱云
丙寅十月十六日自家發行十七日午後至占剡踰
一小麓麓盡而有一茅舍庭畔有一隷見客来来拜

于前余問知為先生宅遂下馬使之通告即命入外舍三間前一間為土廳後二間為房制甚朴陋此先生仲氏玉洞所命以六楹齋者也遂入室進拜先生起答甚恭擧眼見之長過中人美鬚髯眼光射人頭戴唐巾而皂帛雙脚垂後幾尺餘唐巾上疊戴布巾盖去五月遭室內喪也先生問前日相見否余對以未能遂告姓名先生聞之良久因論我家事曰幼時嘗謁于安典簿丈於尊為何屬余對以為曾王考嘗經此職先生又云吾渭陽與尊四寸大父進士丈為友婿郎第四位桃洞大父是以習知尊家事各居異鄉聲聞莫

憑生死存沒全然不相知吾儕窮獘星散大抵皆然因為之嗟歎又問余以茂朱寓居事余畧告本末時房中有一童子年可十五六而容色閑雅可愛展小學書而看余意其為先生之孫問之果然兒名如達辛亥生萬頃之子也萬頃名孟休字醇叟癸巳生時以萬頃縣令遭内艱在服中故不在座先生因問尊之此來緣何余鞠躬以對云年幾四十學未知方伏聞先生講道之所不遠向善誠薄十年懷仰今始来謁先生嘿然但看言笑樂易絕無收歛之態而舉止中度一見可知為先生長者矣余仍問先儒多以大

學格致章本存而朱子補亡未必其然是否曰余不知其然也第本末別為一章之義有未可知也晦齋論亦不知十分穩當而近有一士人指愼進士後聃又為之説而未知其果得當否也盖格致章之有無姑不卞而但因今文讀之亦自有餘何必別為之説乎又曰君知挈矩之意乎曰溪意所在實所未曉先生曰挈矩當釋曰挈ㅋ矩ソ卩道亽不當曰矩又挈ソ卩道亽因呼如逹抽大學書而指之曰所謂平天下云云上老老上長長皆是章句所謂上行下效而上恤孤則民不倍者不曰上幼幼而民興慈者何哉慈愛之心雖

至愚之民皆有之不待教而知之矣無父曰孤必也上恤人之孤則民心興於忠厚不倍故舊矣此與禮記坊記之民不偕同義俄而夕食告具婢子先進床于余前余少俯身而退以示不敢之意復進床于先生前先生舉匙而勸飯余舉匙先生祭飯余不祭飯先生先飯余遂飯飯未滿一器饌則白蝦鹽小許置白砂楪中一楪置蘿蔔葅又有土瓠羹饌味皆醎可見其節約之意床器皆潔精矣進水亦先余退床亦然皆用賓主之禮先生笑曰余家貧饌薄故或不合于客口或有持其行饌而食者前此聞鄭某人来食入其行饌而食之云

傷哉之歎盖如是矣然士當以貧為度咬菜做百事之語其意甚好日用切緊莫過於飲食當於切緊處先下克己之工積習既久安之若性矣余請弔于萬頃先生命如達前導至喪次行弔如儀弔時喪人叩頭受之前弔慎耳老其禮如是今亦然矣余出復陪坐因問曰朱子九拜說稽顙之稽字義是稽留之義無叩字義前弔慎進士今弔喪人皆行扣首之禮然則禮註非耶先生曰是當從禮註今俗稽音堦當為稽矣喪人出來侍坐俄而明燈喪人昏定行拜而退先生又曰大學首章章句止於是而不遷是指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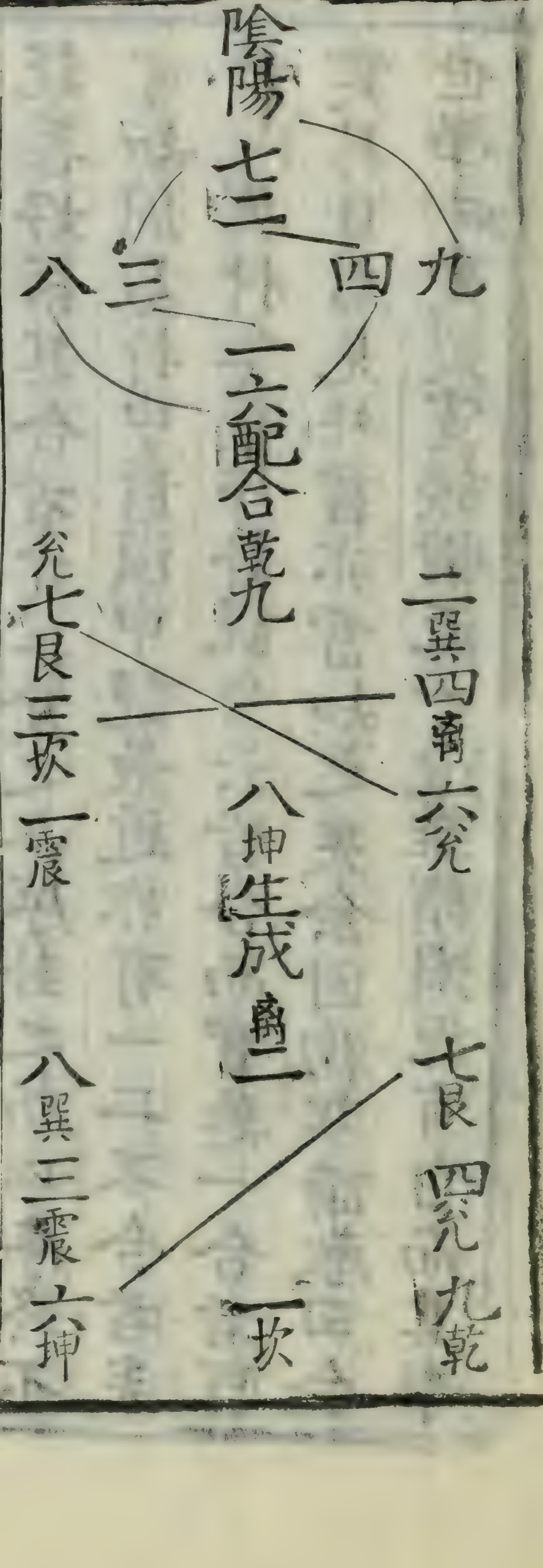
也不遷即止字意然則止字又帶不遷意語意重疊當從大全作至今本作止至字之誤也又其下盖必有盡夫天理云云君知之乎此言至於至善而不遷之人則必其心能盡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遂引誠意章下小註朱子說必有云云以證之且曰盡天理指至於是也無人欲指不遷也盖人雖有善而有欲則遷不能持久也又曰物格而知至之義君知之乎余對曰未也其有深意也歟先生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至國治而後天下平其意皆有上一截功夫然後又有下一截進脩之工而獨物格而知

至云者物格則知自然至而無進修之工與下七句絶不相同是未可知也又曰權陽村是讀書之人而作大學圖無所發明因曰我亦有圖君試觀之遂出大學疾書示其圖又曰聖學十圖若敬齋夙夜小學圖皆未安獨心學圖頗好先生又曰中庸大義君知之乎余起而對曰中庸是性理之原余何敢知先生曰首章即中庸篇題自仲尼曰君子中庸止索隱章皆孔子言而章章有中庸意是當作孔子中庸費隱以下是布叙至極高明而道中庸又言中庸字是為同題仲尼上律天時以下是孔子之行其上皆孔子

之言也余曰鬼神章是但言祭祀而繼父母順矣之下推本而言之至于鬼神之德耶曰此見正好又曰正文下音切皆非朱子所定何以知其然也中庸曰人皆曰余知註知作去聲以章句觀則當作如字此文句吐人皆曰予知當連下文讀不當曰人皆曰予知乙讀也因論孟子出疾書論春王正月及井地辨以示之笑曰此駁朱子一大妄論即欲為朱子忠臣之意也恐朱子見之不大非斥也又曰讀庸學節節有疑今人讀書無疑故學不進人之為學不過此二書故稍自好者皆汨沒於此而竟無所得可哀也已

時夜稍深先生謂如達曰汝可退寢盖以房狹故也如達承命拜退挾其小衾而入先生曰假我若干年歳使之讀易讀詩庶有所得因論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玩味此句其人必有深憂自鷄鳴前已不寐而為此説也若當衰亂之際思克亂之才也又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是譏見人不正其衣冠者而作也相鼠有齒人而無止齒字義有止字有謹言之戒此譏人不擇言者而裴註釋止字舉止似未然此止字當作如字義讀可也又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即四肢皆俱之謂雖以鼠之微物尚俱四體而皆有所用

人而無禮乎此譏人之無禮而作也凡讀詩當細玩諷誦其意之所在則庶測古人性情之所在矣又曰子曰詩三百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今觀朱子集傳則淫亂之詩多朱子雖云惡者可以懲創之而以鄭衛淫奔之詩弦歌之而使蕩子情女聞之曰爾勿為淫想也此不成說矣集傳所謂淫奔之詩未必皆淫奔之詩也又曰詩三百篇註朱子曰詩三百十一篇然而除笙詩五魯頌六則恰為三百篇矣且小雅以後皆以什為篇而朱子改正或為十一十二未可知也又曰陰陽配合生成皆出於河圖仍作圖以示之



又曰洪範出於河圖何以知其然也一二三四自坎宮左旋順布至巽六七八九自乾宮逆布至離是九疇洛書之數二居艮八居坤者何也余讀至二五事有肅乂哲謀聖至八庶徵又有肅乂哲謀聖是天人相感之意也故二八易位以著天人相與之義始知

陰陽配合生成皆出於河圖也

九疇	八	七	六
生成	九		一
圖	四	三	二

又曰說卦之說小註盡之皆未暢獨性理會通說卦說甚好第其合者才三分之二序卦之所以序終不可知周易折中蕭漢中說最近亦有一二不合者矣尹氏美村集有序卦說自云皆合而實無一合者可笑異日君見此書亦當知之矣余因鞠躬請教曰今世學術歲裂黨議橫流一邊雖謂淵源有自而其學

惟繳繞於訓詁小註之間其所誦習不過庸學心近
而已而多為利祿所誘一邊窮獘不暇無意於此事
學之所以不講道之所以不明實由於此頗聞為學
之要先生曰此皆兩邊人之獘不當以此斷定立論
也今世豈無豪傑之士但余未及見耳一邊之主張
世道自成義理以為鉗勒之手段誠可畏也學惟在
于遜志遜志學習之久義理自熟心平氣和其要都
在于自己身上不關他人雖以繳繞訓詁為非若欲
泝流求源無諸儒見成說話何以求得其是非乎然
學實不在于此耳且彼以利祿我以其實彼以窮獘

不學我以子路原思事自勵是所謂善惡皆師不可指摘彼短徒致哓哓也余更請曰然則奈何曰橫渠教人必先以禮禮有所據而日用之切莫過於是故孔子曰立於禮朱子小學書即橫渠之意也必先於小學中爛熟體行涵養有素德性自固此最是作人根基向前一路皆自此克拓耳然學貴自得必也真知此事之貴而自得于心然後無勉強矯偽之習而日趨真正之域胡安定頭容直三字不過據古訓而戒之而徐仲車能推而至于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此非自得之實乎先生因曰余多見先輩矣未

有快然自得有見識者昔見李固城丈畏菴栻敬叔丈曰儒者言靜言敬靜者未必敬而敬者能靜然心志昏弱者多偏於靜而有害此氣質之病惟在變化之耳靜實學者之大工靜然後能讀書能窮理此言大有見又曰綱目未必皆朱子之筆又曰元魏胡太后弑其君某此母殺子也凡下殺上曰弑則似不當書弑又曰書楊雄則死而李林甫之流却書卒何也余對曰母后殺嗣君書弑之義綱目凡例註已言之且婦人夫死從子之道而然耶莽是簒賊雄為其臣故死李林甫之去官已有貶意似當止書卒先生曰吾未

知其然也余問啓蒙答曰本圖書外原卦畫明蓍策多可疑考變占則退溪已言其非矣余又問揲著法答曰揲著法朱子解外余有薄見或可備一說矣先生因解筴囊討出五十籌手自布著曰朱子以過揲為陰陽策數此似艱深難解矣今當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而直置揲數依正文布之則合之得老少策數未知如何也又曰四營而成卦本義以為六畫卦此又不然是當為三畫卦也以下文知之矣下文云八卦而小成若六畫卦則當曰六十四卦何以曰八卦也引而伸之者即引

三畫卦而伸之為六畫卦也若引繩而伸長之也觸
類而長之者謂八卦既成而引而伸之而為六畫卦
八矣上三爻下三爻周旋配合則為六十四卦矣又
曰易詩最難讀聖人之意詩人之志何以能盡得程
子易傳自謂七分書其自許亦大矣詩集傳朱子自
作大旨未知本意果皆如是也故曰易不可為典要
又曰詩斷章取義厥有旨哉要在善讀者當自知之
易中多言九五六二為正應然如九五陽剛之君得
九二陽剛之臣然後為相得故中孚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陰指二也子指初也易多以初爻為子

又曰我有好爵我九五自我也中孚而後如此他卦未必是又曰六五九二為君弱臣強九五六二為君強臣弱非正應也又曰官爵宜不可亢故升卦不言爵而至困卦多言赤紱朱紱當以為戒也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只欲保守此心而已是以聖賢所言惟此心而已學者所明惟此心而已眞西山之心經可謂有功於心學而但以經書年代次第而編之此不必然矣當取聖賢論心文字以心學門路次第編定不必拘於年代也余嘗倣而為之今失其本矣又曰諸學無所難而惟經學最難經學有文字猶可憑依至

若事務則本無形體最為難知也夜分後先生脫布巾只着唐巾余問雙脚垂後之義與俗制不同何也先生笑曰此四脚巾之遺制也古者巾以方幅為之二方二小帶二方二大帶蓋之于頭上以二小帶環髻而紐之二大帶垂於後名四脚巾不獨為奔喪之制也今之唐巾前同心結小帶環紐又繞結于當腦處皆四脚巾之遺意而余則大其帶而垂之耳又曰古人頭上元服有三巾也冕也弁也丘濬博學人也不識儀禮有巾以為古人無巾讀書之難如是矣又曰死者之掩即巾類也但無垂帶今之笠亦弁之制

傳訛失之矣殷冠曰哻太師東來其冠哻漸漸失制而為笠笠古高句麗所稱折風巾也中國人今猶以東人笠子為折風巾巾名盖久矣李白詩風花折風帽盖今喪人方笠為四葉合附成之似花瓣故云風花方笠及今笠本以一制而分為二也余又問道袍之義答曰此古大裘之制吾有所著說矣古人不必以毛衣為裘至唐猶然因誦李白五雲裘詩十餘句曰此何嘗言毛所成乎又曰道袍是大裘遺制賤者不可服不若深衣之為上下通用也幅巾非古出於東漢將士平居服之以為高致然是似是冑鍪裏疊

戴者也朱子之著恐因司馬公而誠未可知也又曰雖斂死者唐巾道袍亦可矣俄而鷄數鳴矣先生遂就寢命之卧才一宿而已昧爽矣先生復起曰平生興居之節以人定後昧爽時為定矣未幾喪人及如達次第来拜謁退而侍坐先生復論昨日絜矩之義曰矩又絜爲意終不成說今以刀割物當曰刀割不當曰割刀以杖擊物當曰杖擊不當曰擊杖今若釋以矩又絜爲則當曰矩絜不當曰絜矩是以知其為絜ソ矩爲也先生曰士當致知為學歸重于實行然而淳謹之人止務踐履循塗守轍而已故見處終不

灑然士當以知識為主又曰世人皆謂程朱以後經書文義大明無復餘蘊只當遵之而已此說大槩然矣猶有未安聖賢之所求於後人者欲以講明此義理其意豈謂之無復餘蘊而不使後人言之耶此非程朱之本意也余對曰敢稟此亦有兩般若行成德立知解卓越者誠如所教若新學後生知識未定而專以知解為主求過于前輩則必有好新務奇之習有輕視前輩之患然則謹守規矩之論實是立法之大經未審如何先生曰誠然余曰敢問他人或有聞風而來見者乎曰西人學問專以謹守規矩四字為

涉世無病敗之斷案故知識終甚鹵莾為可恨也世
途危險余是畏約人也何敢有一毫求知之心而西
人或多来見自是傷弓之鳥常恐有何機關在中也
雖盡我之所見彼之信否何可知也若謂之聞風許
與而來見云則全未全未余鞠躬復請曰先生所論
宏深博大斗筲小才無以領略今當辭退矣頽聞教
曰先習靜坐請讀何書先生笑曰此答誠難可讀大
學小學不必讀又曰今世禮學漸亡西人則止于沙
溪嶺人則止于退溪君若為禮學則先讀三禮以求
其源又曰親舊間不見有進學者家兒孟休禮學頗

有據渠亦有所著舍侄秉休學問明透少輩無有過之者可歎人才之無多也又曰有尹東奎者居仁川見解明悟不易得之人也古之尹子六經之文如誦已言今此人不惟誦之能解其義但貧窮飢欲死可歎俄而朝食告具食畢少坐告退先生曰吾多費妄談中有可採者君試思之及起先生復曰君年富力強當務知識知識明然後行路坦然無碍余拜先生起而答之遂退歸

壬辰桂坊日記

是年五月十四日兵判蔡濟恭為政擬余翊

衛司翊贊首望副望鄭杺末望丁載遠蒙 點十五日
司隸持政目 教旨來十九年癃廢之餘與
世相忘且抱風樹之痛無意仕宦而世道嘵
嘵毁譽難直遂欵一 肅而歸二十四日做
裝與家督入京寓權錫鑄洞後凋堂三十七
日 肅命仍入直時 御所在敦義門內敬熙宮桂坊在建明門內御路南邊五十餘步 東宮入廣達門內歷顯謨門在典泰門西邊
二十八日壬戌卯時入 書筵講心經 東宮具法
服西向坐賓客北向坐春坊上下番及余俱東向南
上俯伏各展所講章以聽 東宮講前受音前日課讀謂之

前受音不遠復章畢上番講新受音當日所講謂之新受音子絕四止固如此也讀畢 東宮又讀一遍上番遂解釋文義以奏講事皆上番主張下番又畧奏賓客蔡濟恭奏曰桂坊博識多聞可備 顧問 東宮令奏文義臣俯伏而對曰春坊講官文義詳盡更無可奏者請以大義言之遂奏曰上章絕四是聖人事下章四勿是學者事聖人本無此四者故漢書以毋作無其義儘然蓋凡人有意而不察至於必必而不察至於固我是皆門人之所不免也門人以此四者觀夫子驗其有無是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者也以此四者

觀夫子而夫子原無此四者天理渾然私欲净盡從心所欲泛應曲當有何四者之可言乎其云絶者言其私意本來絶去無一毫之存在也顔子下聖人一等不能無渣滓之畧未化者須加勿字工夫然後可以成德此聖賢之分眞氏編序之意亦可見矣 東宮曰小人之心度君子心云者其意正好賓客曰誠然 東宮仍下諭曰必固二字不可以惡言必欲為聖人之心擇善固執其非善者乎賓客曰誠如下教但此必固二字從意字帶来故為不善上番亦申奏之 東宮仍擧程子曰敬即禮止始則須絶四令

臣言之臣對曰曲禮曰無不敬禮本以敬為主故曰敬即禮也敬以直内則私欲退聽無已可克學者若用功於克已必自誠意始意誠則自無下三者之累矣故曰始則須絕四　東宮曰下文熊氏誠意之説非矣沙溪釋義曰熊氏曰此誠意章事誠意是學者事恐非本文之意　東宮之教盖出於此臣對曰誠意之意兼善惡而言毋意之意只主惡一邊而言此其所以異也用工之必自誠意始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匹夫之賤初無不同而下章視聽言動即其目之大者必於此念念不忘著意省察少無間斷然後私意漸消而天理漸復矣時賓客奏曰外間傳

言　邸下好文詞古人以為雕虫篆刻願勿專致意
焉　東宮遜辭荅之臣因奏曰盖帝王之學固不以
文辭為貴必用力於帝王之文章易曰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禮樂刑政無非文章之具也　邸下若留
心於此等文章豈不為臣民之福哉
六月初一日乙丑卯時　書筵　東宮先講前受音
張子曰天體物止不之察耳春坊上番讀新受音或
問顏淵止一以貫之　東宮復讀一遍春坊文義如
例　東宮又令臣奏之臣對曰此章為克己復禮章
夫心學不過理欲之分精一執中克己復禮皆一串

貫來惟此之心人欲長得一分則天理減得一分人欲克了一分則天理復了一分復字有恢復舊物之意心中自有五常四端本有之德但為物欲所蔽喪其本有之德及克除己私則本有之德復見猶鏡體本自光明為塵垢所蔽失其光明之體若磨拭得精則光明之體復見耳時上畨又論勿字之義臣繼奏曰五事貌言視聽思即五行之水火木金土也思之屬土人之思慮無所不及如土之流行於四行之間此章視聽言動與五事之目相合但無土之可言勿字禁止之義通行四者猶思之於四事賔客徐命膺

曰今日初聞新議論果是好意見　東宮曰果好矣
賓客又奏曰張子天體物仁體事之義平日依俙說
得終不分明請問于桂坊　東宮令臣言之臣謙讓
不得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生莫不本乎天
則物以天為體矣仁者天理之活動生生不已之意
是以仁包五常謝上蔡聞程子玩物喪志之語愧汗
沾背程子謂之惻隱之心朱子曰此為羞惡之發而
却謂之惻隱者感動活潑之意自仁流出四端之動
皆帶惻隱之意則仁為萬事之體猶天為萬物之體
也賓客又請問天言物仁言事之義　東宮又令言

之臣曰萬物以天為體而天外無物故言天仁則就
人道而言事為人所做作故事莫不以仁為體也
東宮曰是　東宮曰真西山以孔子之所謂克己與
舜所謂人心相同此恐不然克己之己專是私欲人
心則雖聖人不能無此豈可比而言之乎臣對曰
睿教誠然真氏欲以人心道心克己復禮二章分排
相屬語頗有病然己者對人之稱未必皆惡與人心
無異惟其易流於惡故須克去之如是看則西山說
實為停當設有所失此不過遺辭之際有欠商量不
可以此等些少文義之有病輕忽先儒之言也沙溪釋義

(以西山以己為人心之說為非故 東宮之問亦出於此) 東宮言仁道之大臣曰古人製字皆有意義此象形會意六書之所以作也嘗觀字書有云仁字之二字即象上天下地傍邊人字象人言仁道貫三才故云賔客曰偶然如是豈其然乎此說出於金仁山矣(按仁山之有此語無考) 臣曰若逐字為說實有穿鑿之患無異於王安石之字說大抵多有如此者程子有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訓朱子亦有心生為性之語且如思之為字田下有心蓋耕田之法或縱或横人之思慮若田之耕矣製字之義似不泛然 東宮曰中心如心之訓實好矣 東宮

曰平日欲求顏子所樂之樂而終未有得若謂之樂道則欲後無着手處矣臣曰道字果濶大古人已云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然中庸曰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若能為善而用工不已無少間斷至於萬善咸聚日用云為無非從天理中流出則此豈非可樂乎 東宮又問程篁墩之為人賓客答以賣題事且曰雖有些少所失亦當世大儒矣臣曰篁墩之學欲合朱陸為一學問門路多有可議然文章經術實非等閑人 先儒曰 皇明學者大抵多為利祿所誘篁墩亦其一也○講罷 東宮謂賓客曰我國

文治俗習與宋相類故予嘗樂觀宋史比來欲抄為
一帙書而若名以宋史抄則其義甚短何以命名賓
客曰名以宋史直詮好矣遂視臣臣曰直詮直誥等
字出於道家書取而名經史文字似不典雅　東宮
頗然之賓客曰無妨矣　東宮又曰宋鑑帝昺航海
已久而史家必以正統歸之者何也臣曰正統之義
不以土地之大小享國之久近而先王之統緒不絕
則其統猶在也是以雖無尺土之可言而趙氏之一
脉猶存故正統歸焉必也帝昺死而趙氏無係屬者
然後元氏始承正統此史家之例也　東宮曰然則

弘光以後正統之不絕明矣諸人皆曰然　東宮仍
命臣曰書籍之在于玉堂講院者可以取觀矣臣起
伏而謝　東宮又泛論大國事曰此為熟女真乎他
人未有對臣詳言其来歷世代以奏之

初五日己巳　書筵　東宮講前受音仲弓問仁全
章上番依例講新受音自中庸天命之性止不可以
有加矣　東宮依例復讀新受音畢仍問仲弓章克
己復禮主敬行恕有輕重淺深之可言而顏子不為
敬恕之工仲弓不為復禮之工耶臣對曰集註云克
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

淺深於此可見盖乾道確然剛决奮發而有為坤道隤然委順靜重而持守顔子亞聖之質天姿剛明去聖人纔一間故三月不違仁而敬恕之工即其平日之習熟者也但或有渣滓之未盡若少加克己之功便能復禮而為仁是有似乎乾道仲弓天姿温粹猶未及顔子地位其於仁日月至焉者必力行敬恕之工而後可以漸次克己而至於仁有似乎坤道此其有高下淺深之別也上番又釋新受音正文文義以奏（上番去夜来講此章多從余說）因請實心體行之道　東宮又問臣臣對曰上下番文義已悉臣更無可奏者請以略

對中庸首章是萬世道學之源而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不出於是矣以首節性道教言之則率性一句為緊要最切處推本而言之則為天命之性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而物受而為性者也推而下之散在事物則為修道之教以其大者言之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以其小者言之乘馬服牛之制無非教也以率性之道言之性是體道是用道體浩浩無處下手恐人迷不知為學之工而務於虛遠故必先剔出至近處言之乃繼以戒懼之義先立本源是存養之事也徒存養而已則無以應事接物而恐溺於一偏故次言愼

獨之義以驗其幾是省察之事也既存養以立其本又省察以審其幾然後善則擴充之惡則克治之而其工莫切於性情故繼言中和而和者中節之稱也不中節則不和而為不善如此則須加克治凡工夫不過存養省察克治三者存而省省而克克而又存循環不已無一息之間是所謂率性之道也末節言其功效與上克己章一串貫來克己復禮即上三者工夫其所謂天下歸仁與此位育同義 東宮曰其文義好矣臣因奏曰古人云非知之難行之難試以目前事言之 書筵召對逐日為之君德成就實在

於是但逐日講學而止則體行處似有不及之慮伏未知日用云為之間照察體驗之工如何也俄者上畨體行之奏誠然頗加三思 答曰體行實難仍問桂坊世派臣畧對之

初六日庚午 書筵上畨講新受音自或問喜怒哀樂之前止 玆不盡録 東宮問未䕺已䕺下工之道因令臣言之臣對曰聖人之心天理渾然靈明自存汎應曲當若衆人之心則有昏動二者之病非寘然昏昧則必逐物而動無湛然清淨隨事省察之工無未䕺已䕺之可言此所以止於衆人而已孟子曰勿

忘勿助長勿忘則無昏昧之時勿助長則無逐物之
患其要即敬也其靜也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
所不聞禮云如執玉如執盈洞洞屬屬詩云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其行敬節度然而或過於
用心則有以心操心之患故先儒曰非著意非不著
意平平存在畧畧收拾此最切要之語 邸下試於
平居燕閑之際應事接物之時須下存養省察之工
初雖生澁久久熟習自然路脈漸明此非他人所可
指的成言處大義既明後要在自得也 東宮曰平
平存在畧畧收拾之說何謂也對曰心之爲物活動

流注若一意執捉則便是以心操心是兩箇心也只益躁擾不成存養之功此必輕輕下手久久積習要以勿忘勿助長為意先儒所謂久當見之之語似指此等處也

十三日丁丑　書筵講心經自潛雖伏矣止章末臣以慎獨文義對而必於幽獨得肆之地必加戒慎之至幽暗之中細微之事雖謂之人莫得以知之而以古史驗之驪姬半夜之泣貴妃七夕之盟傳之後世其可畏有如此者

十五日己卯　書筵講心經自又曰胸中止至者而

言也臣曰古人云非知之艱行之為難劉安世既聞不妄語之訓然後念念不忘至于七年而不已則古人工夫之刻苦而不為虛僞可知矣小學徐節孝積亦聞胡安定頭容直之戒仍念不須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其一變至道轉換之機間不容髮而沛然不禦此所謂非天下之大勇不能如是矣後儒之因循汨溺不能成就者多在於為之不勇朱子少時嘗為一書名困學恐聞取子路未之有行惟恐有聞之語也其實心為學如此然後可以大成

十六日庚辰　書筵講心經自蘭溪范氏止自行之

也臣對以流注想儒家所謂浮念客慮凡一切慾心所發可以猛省克去而惟浮念客慮乍有乍無乍去乍来紛紜難除此最煞費工夫處敬勝百邪閑邪存誠若知誠敬二字用工之道則可無此患矣

二十日甲申 書筵講心經自所謂修身止不亂之謂臣以誠意章為省察工夫正心章為操存工夫以對又以有心無心二義及勿忘勿助心有偏係之病為言

二十一日乙酉 書筵講心經自閑機事止這箇心臣對以誠實無偽則可以除機心而應萬事一涉機

心便墜詐僞坑中聖人之所大惡也　已心為嚴師引兢兢業業一日萬幾之説以對艮一陽在上無更進之處而為可止之義陽得其所而止乎其所當止故有光明之象凡人之神識必定止而後可得開明通透而思慮正　降伏其心心猶生龍活虎當降伏然後可以得其正心屬火故水上而火下為既濟人之一身以心為主而心為火臟居于上腎為水臟居于下心火當下降而溫之腎水當上行而潤之然後疾病不生故儒者存心之術道家脩錬之法醫師處藥之方皆以降伏心火為主為術雖二其義一也

二十三日丁亥出直　客裏溽熱宿症頻發實無供職之望七月二十日呈旬一呈即遞以潦水漲溢且無騎率八月十二日始得還家

甲午桂坊日記

癸巳五月二十七日　上以春桂坊官員擇差久任置簿之意下　教十二月二十二日都政擬余翊衛司衛率首望副望李毅敬末望柳光翼蒙點翌年正月十一日與家兒入京住晦洞成掌令頹秀夫家十六日庚午　肅命仍為入直

十八日壬申 書筵講聖學輯要收斂容止章春坊
如例講義次至臣臣奏曰收斂容止之本在於敬敬
通貫動靜若徒收斂其外而内無敬以持之則無異
於漢成帝之臨朝儼然而止於昏淫而已若能以敬
為主則動容周旋莫不有則行時足容自重視時目
容自端九容莫不循理矣若失其敬而介然之頃有
所忘忽則行必顚蹶視必浮邪言語之際亦急迫而
不安定矣 東宮因問年前何其急歸乎對曰臣有
奇疾不能從宦已自 下燭矣其時日熱不堪呈病
而歸便訣之懷自不能已不意今者又有 除命病

情依舊實難出　肅聞　睿學日將不勝延頸之忱將欲復瞻　清光強疾以來實不能久留從仕矣東宮曰即今日漸和暖不似昔年隆熱之時可頻頻入番似好因慰藉甚厚○時敬彬輩布在春桂坊皆曰近來　書筵息息不知緣何如此余曰　聖壽漸高左右奉養事務多端此固然矣有何可憂大抵此輩言語多糢糊使人疑慮心竊痛之是日將退臣奏曰桂坊職是　侍衛不敢猥越陳奏而既許登　筵則微忱所在不可不白臣入直時聞僚員之言則皆以近來　書筵之息遽頗有疑菀之語今者果然臣

未知 邸下有何忙事而然耶或與 監膳侍坐之時相值而然耶惶恐敢稟 東宮低聲微答曰 聖壽日高自然多忙事而然矣臣復奏曰帝王之行莫大於孝及其至也至於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今日事言之 書筵雖重猶是第二件事 東宮頗有嘉納之意余出謂諸人曰 書筵之息遽果如我言豈有可憂而亦豈非臣民之幸耶

十九日癸酉 書筵停○東宮 賜餅余念壬辰夏入直時有一春坊來話俄而司鑰持 睿撰三韻聲彙序文而來似是 親筆草本使之正書弁卷其人

坐以一手受之看甚傲慢不是至是余謂下畨鄭洗
馬志儉曰似當具冠帶祇受答曰上畨之意如是則
可矣遂具冠帶祇受置中間開視盛餚也凡九器下
畨令分為三兩官對食一分給吏隷

二十日甲戌　書筵講收歛言語章臣曰孔子此言
即繫辭釋中孚二爻之辭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孚者信也二爻與五爻相
應孚信相感如此　東宫曰予未讀易故不知易二
五相應云者何也對曰易有六爻內三爻為內卦外
三爻為外卦初爻與四爻應二爻與五爻應三爻與

六爻應是謂相應也　東宮曰更畢其文義對曰孔
子作傳亦取象而言非徒然但言言行也這內卦爲
兌兌悅也人悅則有言且兌有口象故爲言且二爻
動則爲震震動也行屬動故孔子以人之切近莫過
於言行卽象取義以明之言行之不可不愼蓋如此
而爲人君者尤當警惕不可使一言有所失措一行
有所虧欠一或有誤俄頃之間四方知之其幾果可
畏也古人又言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言滿天下無口
過行滿天下無身過謹言脩身之至工夫能到此界
分則豈不樂哉行雖多般而古人以爲孝者百行之

源又曰孝悌之德通於神明人主誠能先盡其孝宮闈之間洞洞屬屬和氣融洩洋溢于外則可以通神明而動天地矣○東宮論抑章曰衛武公年老而工夫不懈豈不賢哉臣曰此篇首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治其外也中言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治其內也人之工夫不過於制外養內而已故其文勢句法亦同此二句實一篇之綱領也夫恭之德大矣非徒外面恭謹而已惟其內心實恭然後可以為德之基矣周易謙卦惟吉無凶堯舜孔子之德皆稱恭字其效至於篤恭而天下平

二十一日乙亥　書筵講收斂其身章至敖不可長節臣曰敖之為凶德大矣是以居四者之先自恭以下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之情意隔阻而為人君者每有自聖之病皆敖德也　東宮頗動容○時有語類懸吐事　東宮曰今未懸者三十卷中止可惜臣奏曰懸吐一節甚難且語類是當時俗語過半實難通解矣臣意則不如不懸因其文勢而讀之沉潛玩索則庶有所得若強為懸吐則反使意味短淺矣

東宮曰一帙之書而半懸半不懸為班駁故也因分排於桂坊諸臣余所懸者易禮各二卷

二十三日丁丑　書筵講居敬章講義草失
二十四日戊寅　書筵講夙夜箴講義草失
三月初五日戊午　書筵講章及講義草失
初六日己未　書筵講章及講義草失
四月初二日甲申　書筵講理氣章講畢　東宮問
于臣曰退溪栗谷理氣說各不同君從何說臣對曰
臣老耄昏劣性理原頭不敢論列而但栗谷自得之
見雖好而退溪之說本於朱子語類輔廣所記曰四
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輔氏是朱門高弟必不誤錄
矣退溪說有来歷源委故臣嘗從退溪說而亦未能

溪究矣

五月初三日乙卯 書筵講章及講義草失

初五日丁巳 書筵此日講義甚多而草失不記

六月二十三日乙巳 書筵講章及講義草失○未時初召對 令下入侍 東宮見臣曰君復入矣臣對以將欲歸去且今日則病症稍間而前日每有召對之 教而竟未承奉故今復入侍矣 東宮曰將歸乎臣對以疾症頻發久客難處之由 下令曰雖歸乘凉復來臣惶感俯伏曰本在奇症若可强則可以復來矣是日入侍 睿容和粹酬酢如響無異於

家人朋儕之會話矣日已昏黑皆告退退時 東宮復視臣曰復來乎臣俯身惶蹙而退司鑰持燭入來矣是日出直決歸又雨水漲溢七月初十日始歸不復登 筵而歸歸家後身病常勤呈旬而遞

木州政事

鄉廳下帖丙申

鄉所之任自我 聖朝立國之後精選境內賢能之士而為之以佐守令治其境內莫非為民之事也本邑雖是殘薄既置縣監又設鄉所則便民革弊之道所當竭力圖之以副我 聖上慈恤元元之至意毋

徒為剝民自肥之歸其義當然矣本邑弊政所在官
無以知之鄉所則本邑土人其於民弊所存及官家
弊政萬無不知之理為先論列諸般弊政以報又急
急知委于各面風憲輩聚其本面父老當面內弊政
一一詳問馳報官未赴任前星火来告

到任初諭各面文 丙申

夫為政之本亶在於敦教化正名分二者行則小小
節目自當就緒而不難治矣盖自古昔聖王以及
國朝典憲莫不以此二者為急先務者良有以也當
職到官未浹一旬而民訟之沓至者莫非敗俗犯分

之類而間多有猥説醜談驚心駭聽之事此實由於
教化之不明名分之不正而然也若此不已則世道
愈下人心愈渝古所謂駸駸然入於禽獸之域者不
幸近之矣此非但為官長者之憂為其士民者豈不
赧然而羞悶哉當職謬膺　朝命來守玆土雖無才
無能老病昏劣其於承流宣化奉副我　聖上委任
之意豈敢少忽而其道亦不外於敦教化正名分而
已竊聞此土皆有洞契凡一洞之内有彰善癉惡之
舉則一洞之政脩而教化之明名分之正從此庶幾
此實古人鄉約之意而比閭族黨之制亦以此也竊

顒各洞諸君子修明洞憲以此二者為必行之急務
如有得罪此二者而終不率教者則自官亦有懲厲
之道此雖自古為官長者之例談而苟能行之其效
立見各件節目書于後錄使下任輩各書一通分給
各里頭目使之曉然知義理之所在豈不善哉

後

孝順父母　尊敬長上　和睦鄰里　教訓子孫
各安生理　無作非為

右六條　大明高皇帝曉諭天下令各里頭目會
聚民人逐日早朝先講此六條而後各趨其事此

所以致一代之治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可法程者也哉　朝尊事　大明周餘遺民莫不思漢則其於　皇朝導民興化之條敢不遵行逐日讀約似涉煩數每月朔各洞上員分付下任令各里頭目聚會讀約丁寧曉諭

不順父母　兄弟不和　鄰里不睦　凌犯長上

酗酒作亂　偷竊奸細

右六條皆風化之所當嚴禁而痛治者也每朔講約之時與上六條通共曉諭使民知所懲戢必不無萬一之效也竊念風教之不明名分之不正皆

由於士大夫失其權而然也大抵近來抑強扶弱之論勝而下凌上替無知常漢與士大夫抗衡甚至於凌辱詬罵之境此都由於洞憲之不明而風教之不行也官長欲修舉洞憲使各洞之內遵憲無違則庶幾有轉移之機耳如或洞任輩不諒官之本意因此有藉重武斷之事則 國有定法官必治之令者此事欲令洞約脩舉而風教得行官當續續廉問如有等視文具有掩善匿惡之舉則洞任以下自當重治自相傳告俾無一民不知之弊右月朔六條讀約之法令各里惕念舉行無罪

責之奬

諭作廳文 丙申

我 朝外邑人吏之制有戶長以下六房之任盖倣
朝廷設官之意而爲之其法至重其號亦榮矣但
無廩祿之規自衣自食立役官門無仰事俯育之暇
而有長時奔走之勞此人情之所不堪而 國法之
有未善者也雖有若干復戶之給而無異滄海之一
粟是何足以代耕乎然既分職守任佐官長而掌民
事則固當公廉勤謹上無負 國家設立之意下無
愧於自己之一心可也倉吏之乾沒穀粟書員之偷

漏結卜諸吏之巧作名目侵漁民人刑吏之伺察官意扶抑訟獄其弊不一而足此列邑古今之通弊也本縣為邑不過是彈丸黑子之地則固不足道而然而有民人焉有土地焉則豈無從中幻弄之端乎官雖老病聰明不及亦嘗以古人居上寛仁之道為政其小者在所略之不甚致責若於此而察之苛刻則爾輩顧何以措手足乎此意爾輩或已知之矣官之所禁在于大者若冒重禁而為民蠹者斷不容貸爾輩無以余不察其小者為幸而犯其大者自速其辜也世稱官吏必曰奸曰猾奸猾二字是何等惡名而

爾輩犯之耶 國制有先惡鄉吏之條有曰操弄官令專權作弊曰陰受貨賂差役不均曰收稅之際橫斂濫用曰趨附權勢邀避本役曰假仗官威侵虐民人曰橫行閭里侵漁營私曰廣置田庄役民耕種此其大槩也今條列如右爾等其惕然警悟以為自修之道官長或有不知而冒法行私擾民害公之事亦當隨事提告以無負耳目之任

諭各面結洞文 丁酉

官到任後觀邑風不好妄有意於本源之治以敦教化正名分二者為先而列示十二條使洞任輩月朔

讀約以為勸善懲惡之道令出數月未見其效而未聞有興行者詞訟日繁民習日渝此無他為官者德薄才劣誠意未孚之致也今年是　聖明即位之元年而歲且新矣惟願大小民人革去舊習以從維新之化也在昔朱子勸諭之文有曰同保之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恤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好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愛身忍事畏懼王法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即仰具申其不率教者亦宜申舉云云噫人心無古今則教訓之道亦豈有古今之殊哉順此者

為善人悖此者為惡人一念之差而善惡判爲可不
愼哉敷教之道實在于寬故前日兩次廳問畧撥境
內不孝不悌犯上干分之輩而若不三令五申輕先
治罪驅之於惡名有所不忍姑令其改行而如有不
遵者當依律定罪矣窃念導俗興化必自一鄉而始
周官之治必自比閭族黨而始爲令當依此脩明洞
契已破之洞更為脩舉已分之洞又令相合必皆令
滿百戶不可零零碎碎小小村落各自稱洞昔隋唐
之制以百戶為一社　大明之法以百戶為一里盖
戶不滿百則不成模樣不可以行法故也各面上戶

士夫之家主張此事導誘愚民使相團結結契讀法
以為鄉約之漸豈不好哉洞契既成後各件條目從
當別具更與邑中諸君子商確以處之耳

傳令邑內風約諸里任

本邑小縣也小縣為治其何有焉而既是分憂　九
重專責百里則利弊所存官不可不知官門與閭巷
相隔民間疾苦無由詳知今以一木櫃懸于官門使
諸民人等欲言而難言者隨事書投使上下情意無
所阻隔惟爾民人等如有鄰比兩班非理侵責而畏
其勢而不敢言者面任胥吏恣意蠹害而畏其權而

不敢言者又有奸細之徒同居鄉里酗酒鬪鬨好行非義而畏其怒而不能言者凡此等類爾等或於塲市往來輸糴出入之際密書一通以投于櫃又或官政不便有不敢言者亦當書其不便之端以投于筒使下情上通官所望也其自後塲為始如有所懷一一書來

刱設防役所傳令

官之到任已至數月每思一分救民之策而官力殘薄實無措手之路今年適當户籍之時其書寫一節官自當之收租幾百石又別備租幾五十石待時貿

錢必滿二百兩之錢分授八面則每面各為二十五兩各洞分掌以長利擇實戶與之春散秋斂過三年則為八十兩以此為本錢則後年所收之利為四十兩八面統計則三百二十兩矣自此以後新舊交遞時刷馬錢皆以此當之而新舊交遞非年年應有之事則逐年利錢自當儲蓄于各洞或　國家不幸或官長不幸則民賻等物及一切為民防役者皆從此辦名之曰防役錢欲為永久遵行之道但未知民間便否若以逐年殖利為難則此有說焉每面各為三四百戶則三四百戶之內八十兩本錢豈無善處之

道乎此等大事不可昧然行之故先爲告示惟爾民人等相與商確便與不便各爲論報若民心不願則亦不强令爲之此意知委坊曲大小民人等處無有一民不知之弊

論報童蒙李仁甲孝行狀

本縣南面兩山里居士人李允傑之子童蒙仁甲以孝行卓異事今正月十一日本洞尊位論報又十三日本面面任論報又十六日本面民人五十餘名等狀來告又二十日境内士林金漢民等一百二十七人聯名呈書豈意頑弊好訟之鄉有此拔萃絕俗之

行民情改觀鄉俗聳動其為嘉尚何可勝喻按前後
呈文有曰仁甲生于寒士之家飢窘所迫不成模樣
年今十八而無異十餘歲童子然性雅靜端潔居常
終日讀書不與同儕戲人皆異之而自孩提之時愛
親之心出於天性一洞之內目之以孝兒其母慶氏
即孝子徽君之後也自去冬痰病沉篤數月彌留屢
瀕危境仁甲晝夜救護糜粥等物親自炊爨積雪嚴
冬終夜不寐夜半輒出沐浴氷泉祈天祝命逐日不
懈去月初三日慶氏疾革殞命仁甲哀號涕泣撫摩
手足以其涎注母口中涎不通咽横流口傍傍人抱

持移坐席隅方欲收屍之際仁甲向壁抽刀斫其左
指流血淋漓注母口中數刻之間血氣漸通仍以回
甦遂得生全此豈非曠世稀有之行哉窃願校報營
門以為轉　聞旌閭之地云云如此卓絶之行不可
一刻掩置敢此枚報近來孝烈旌門不無其人而或
虛實相蒙真偽難卞故間有格而不行者勢固然矣
至於仁甲事明明白白十分無疑世或有斷指割股
者未聞有能回已絶之命而至于安痊者也此非純
孝之格天者能如是乎使道參商如右卓異之行後
即速轉　聞以為旌表之典使一世士民有所觀感

而興起之地云云

各面都尹禮吏告目

案前主分付　國之所以設官分職之意以大統小以小而統於大是以周官之法有比閭族黨之制而設鄉師鄉大夫之職以統之也蓋一人之聰明不及而民庶之事務至繁其制必自近小而始爲然後大者不及于紊亂矣竊觀本邑是彈丸黑子之地其於爲治有何足云然而民戶之衆田結之數幾乎四千則亦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今依　國朝舊制各面置一都執綱掌面內諸事第一敦教化正風俗其次

修擧官事而敎化正俗自有一面之所可擅斷至於修擧官事一節此非官任則有難擧行身爲士夫奉行官令亦非官宰禮待士夫之道然而官事之有不便於民者使各洞副位尊條呈官家論禀便否而施行之而已實無可嫌矣夫士幼而學之壯欲行之雖不能拔身登　朝以試拯濟之策亦可以少試吾所學矣竊願諸君子勿以此爲嫌檢察面内諸事無負我　聖朝字惠元元之至意幸甚云云

防役所節目 丁酉

國制守令交遞迎送時夫刷馬價責出民結爲弊多

端故列邑多設雇馬廳而當初本錢亦出民結買馬設廳以為迎送之道而曾不多年馬額漸闕改立亦難則因而廢閣而復收民結者十常八九然則雇馬之設雖出於一時救急之計而不能為永久遵行之道明矣今見本邑既無雇馬之設而交遞之際每從民結收納騷擾之端不一而足官新到之初欲救民獘而救獘之道必待有財而後成者則以此十室殘邑更無措辦之路矣今年適當式年帳籍之時所謂書寫租通計八面幾百石矣又別般措辦得米三百餘斗以此為本為交遞時費用之資名曰防役錢各

項條目列于左方

一書寫租百石而八石則官家書寫時為粮費其實九十餘石又入自備米三百餘斗待春出賣期滿二百兩

一既備二百兩後分給八面各洞洞凡四十每洞五兩分掌名曰防役錢以長利分給實户至秋捧上而各洞上尊位及諸所任次知斂散

一令此防役所雖欲設於官家使鄉所吏輩次知而若設於官家則其數浩大斂散之際必生一獘且有官吏輩從中舞弄之事則誰能禦之乎此所以

不設于官家而設于各面各洞者也惟願大小民
人深體此意以為久久遵行之道

一本邑新舊刷馬價合為三百餘兩而今此本錢為
二百兩逐年殖利過三年為六百七十餘兩矣以
此為本則每年利錢過三百餘兩自此以後足當
迎送之費以此收用

一本邑是六年料遞代不數若無意外之事則利錢
三百餘兩非年年上下之物當置本洞以防民間
一切之役

一既設此法後此錢之儲置各面者亦多官家或有

推用之事民人等狀以不可犯手之意無使侵用

一此錢既為洞物則洞中上契及所任輩必多侵用之事完議論罰使不染手

一此錢根本出於民則委之民間使之歛散可也官吏輩或有慫恿官長之事切勿聽施以取民怨

防後追後節目

一此錢自丁酉春分給至庚子秋捧後可以許用矣非惟事貴速成民心久則怠緩戊戌春本邑三千餘户户各收一錢為三百兩至秋捧上與前日給利錢恰滿九百兩自今以後六百兩為本錢給利

三百両為留財待用

一各洞所在本錢歛散取殖以用而元定之日以十一月望日為定

一給錢之規不必均分擇富實户給之不幸有逃亡無徵者則當徵其族無族則徵里徵洞而元定之日必納違約者倍徵

一給錢之例不過一兩分給

一諸里民有不成洞而無統領者分屬于附近洞依例歛散

一此錢異於私債如有稱頉難捧者告官使面任徵

給
一每年秋會後各洞分給捧上文書一件納于面有司以為憑處
一此法完定之後如有一種怪論生梗作戲者自洞中告于面有司各別治罪而若不歸順則轉報于官以為重治
一秋會講信時必讀約以為勸懲
一境内八面凡四十洞各洞十五兩為本錢給利之錢七兩五錢留洞櫃以待用至秋捧後新利錢將
出則留財錢議處

一一年之內不幸交遞頗數或不得已有大同之役留財錢不足則或田結或人戶相議收斂以補其用本錢十五兩則勿為犯手

一或云秋捧前如有防役之事則不可以長利捧之當以逐月五分利捧之此說似然然而秋捧前輕為犯手則必有後弊約法已定不可變動假使秋捧前有防役事留財已乏則當如右收斂以補其用絕勿指秋引用

一財有限而役無數若隨事防之則不無末流之弊當畫定可防之役使民志有定至若小小諸役非

一邑大同之役則絶勿輕許啓民僥倖之心

一當防之役是新舊官交遞刷馬錢也　國家不幸有扶助錢也官家不幸有民賻錢也國馬故失時收斂錢也至若陳賀時活雉三首監司瓜遞到界進上生獐一口之類皆以烟户出獵則其時量定或二十两三十两而多不過此數并情債為之惟此五件役外絶勿許給

一都有司所居里別定使喚二人亦於面有司所居里各定一人以為舉行而以私奴勤幹人除其身役特定

一當大同之後而官家只以舊例傳令知委都有司
通告各面尊位使各面收斂都會于面有司家使
各洞中信實下所任具文書納官
一此錢每年留財為三百兩幸而當年內無防役之
事則當以此為本錢各洞別掌取利一百五十兩
以代人夫米之用誠為便好此當商議為之
一此法既定而各洞分掌則洞契亦完結必不如前
日之或罷或結也洞契完結則不可無洞約勸懲
之道
一洞約節目特擧其易行者畧具下方為必可行之

地

一士幼而學壯而行之雖不能行之于朝而行之于家行之于鄉亦其效也若使防役洞約之法久而不廢則民力舒而民俗善豈不幸哉此面尊位之稱出於士友之共推而本不干於官家則少無所嫌

一洞約之條皆是為善去惡之事也名為上契而所行不善或藉此為武斷之奇術者羣相規責無為小民之口實可也聞昔年西面李姓人事其為士林之羞如何

一今戊戌冬六百兩本錢已為分給三百兩利雖或有未收者初意則留財待用今聞多有分給者秋來收之為一千三百五十兩以一千兩為本錢三百五十兩為留財而四十洞本錢各得二十五兩利錢十二兩二錢五分矣庚子秋捧則為一千五百兩自此以後每以千兩為本錢五百兩為留財則所用為裕諸公商議量處

一此錢即為民物則雖有貪官必無白地奪民財之理但各洞上下契員或不能愼終如始或多引用而不即備出必至難處之境必如右所言擇富實

户户給一兩上契及其時所任切勿犯用而犯者面尊位覺出致罰

洞會儀 以慶安洞約節刪成之略不錄

勸行鄉約八面下帖 己亥

竊以為政不法三代皆苟而已三代之民非民自善以其教法明而勸導有術也聖化已邈民風日渝遊浪成習奸猾為羣虛盪如不繫之舟放逸如不羈之馬思所以整齊之莫若行約束之政此呂氏鄉約之所以作而朱夫子增損適宜為後世必可行之良法也然而古人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必也漸馴而擾之

使民樂趨無卒遽生澁之患而後可矣前日所頒洞會儀簡易易行以此漸摩團結民心稍定然後始以呂氏本條參酌興行豈不美哉無約束不可以修檢無賞罰不可以飭勵要在僉君子量宜行之而已噫民心雖漓而齊變可至於魯世道雖降而禮足徵於宋則鄕約之行實爲今日之急務矣今聞東面有興行之洞各面各洞次次效習排日興行則禮俗之行不日而成其有補於我　聖上化理之助爲如何哉更有一言可以仰復于僉君子者朱夫子嘗言鄕約曰因前輩所以敎人善俗者而知自脩之目此言

尤當服膺也切須僉尊之體念也古人每里設壇種樹每春秋仲月上戊户收錢為飲食之費以祀社神因行鄉飲禮及鄉射禮其法具存於杜氏通典此實必行無疑者也僉尊如不以為迂濶之言而欲行之則後日當書一本奉呈計料云云

勸農文

勸農之政每歲首　朝家申飭而民習狃玩便作空言無實之歸可勝痛哉今年則　上親製綸音　聖教勤摯其於為民之道可不十分惕念而奉行乎今以本邑言之素稱衣食之鄉而土地稀貴民户貧殘

究厥所由皆是不農之弊今以舉行條件列于下方
惟爾民人等各自勸勉俾免罪責
一本邑前例每里各置農監一人其意甚善有其名
而無其實可乎若於本里田有陳荒則罪耕耘失
時則罪穀種不給者當告官而給之有牛不借者
當告官而治之堤堰之合築者預先築之溝渠之
合修者及時修之如有不能則農監當有重罰
一農監詳察本里有牛人當耕田之時使牛主先耕
次次借無牛者量日排定俾無晩時陳廢之患為
宜而如有有牛而不借者告官致罰耕畢後告于

面任以報某里某日始耕某日畢耕使官家考其勤慢

一古人所重在於農桑故 聖朝七事以農桑盛為首今觀此邑雖云務農而至于蠶農則全廢不為誠可歎也今令農監逐户申飭無論大中小户多種桑柘於家居籬下及田疇之邊多多益善若不滿十株則非但本主有罰農監亦當有罪今已節晩速速知委寒食前畢種

一耕耘之時無論男女皆在田畝男女之分自古甚嚴雖在耘田之時女在一邊男在一邊俾勿渾雜

以致戲謔不敬之事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雜著

天學考 乙巳

西洋書自 宣廟末年已來于東名卿碩儒無人不見視之如諸子道佛之屬以備書室之玩而所取者只象緯句股之術而已年來有士人隨使行赴燕京得其書而來自癸卯甲辰年間少輩之有才氣者倡為天學之說有若上帝親降而詔使者然噫一生讀中國聖人之書一朝相率而歸於異教是何異於

三年學而歸而名其母者乎誠可惜也今取
傳記之所存為天學考使知此學之至中國
已久至東方亦久而非自今始也
艾儒畧職方外記如德亞國即古大秦國亦云拂菻
即天主下降之國也利瑪竇天主實義漢哀帝元壽
二年庚申冬至後三日擇貞女託胎降生號為耶穌
耶穌救世之稱弘化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天此天
主實蹟云云按大秦之名自後漢始即前漢之犂靬國○漢書武帝時安
息國獻犂靬眩人又云烏戈山離國西與犂靬條支
接師古曰眩人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

之術○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按化人郎眩人也盖犂軒去中國四萬餘里最西之地其人善幻多技能西域諸國皆慕效之其通中國盖已久矣○通典後漢書大秦國前漢時犂軒國後漢時始通焉桓帝延嘉初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貢國在條支西渡海四萬里去長安四萬里按此以陸路言其地平正人居星布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其王無常簡立賢者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有諸香金銀奇寶珍禽異獸幻人與安息諸胡交市拂菻國在苦國西亦

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百萬在大食西界常與大食相禦後為大食所并其法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暇不買賣不出納惟飲酒謔浪終日又曰大食國在波斯之西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刼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

土禀化從之如流又曰大食波斯諸國之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苦國在大食西界亦大國人多魁偉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又曰高昌國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焉耆國俗事天神漕國即漢時罽賓國也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建祠儀制甚華金銀為屋以銀為地又曰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幷敬事之又曰康居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男婦三五百人號哭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又曰滑國車師之別種也俗事天神火神每日出户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

按事天之學非徒大秦一國自古諸國大抵皆然矣又曰漢班超遣椽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曰海水廣大逢善風三月乃渡若遇惡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又曰天竺國有神人名沙律者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匿受大月氏使浮屠經所載與老子經相出入蓋昔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而教之

○北史大秦國一名犁靬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王城分為五城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謀事四城集議有訴訟寃枉者當

方之臣小則責讓大則黜退令舉賢以代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儀擬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入中國其教以事天為本始傳其教○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僧尼及弁大秦穆護祅神皆勒歸俗胡三省註穆護釋氏外教即摩尼之類摩尼者唐會要憲宗元和元年回紇僧摩尼來置寺處之其教與天竺異即其所謂明教僧也祆胡烟反胡神也按大秦之俗削髮不畜妻與僧無異但事天事佛不同開皇以後其教行乎中國彝館居生與道觀佛剎無異使主其教而已會昌以後其教遂絕○鴻書原始秘書曰回紇人所奉者只知有一天其他神

佛皆不奉雖曰神曰佛謂皆是天生他也拜天求天求道方得為神為佛天不教他做他如何得做是知生我養我皆是天萬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天也若別拜奉神佛是有二心與人不忠不孝一般其教門只知奉天故每歲自正朝日起晨昏呌福以面背其壁曰目不視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聽淫聲方舉首呌天謂之呌福兩手捧之曰接福以手如得物狀揣入懷内曰天賜福矣然後拜謝是謂呌福世俗以呌佛傳之謬矣故有呌福樓是也按回紇者非唐所謂回紇也即後世所稱回回西域諸國別有尊事天神今所謂回部是也非一國之名芝峯亦曰回紇非唐之回紇也即古

之大食國也〇明嘉靖間鄭曉吾學篇云西域有默德那邦即回回國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靈聖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隸草楷西洋皆用之其地接天方國一名天堂風景融和四時如春田沃稻饒居民樂業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俗重殺不食猪肉器最精巧宣德中隨天方國朝貢〇明史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辛丑春二月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僞不可知且所貢天主女圖既屬不經而囊有神

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骨宜給冠帶令還其國不報○錢牧齋景教考曰大秦令西洋夷僧之黠通文字者膏唇拭舌妄為之辭雖有妙解名數之可取其所行教不過西夷之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者明是竺教之一支下乘最劣者按景教者即西士景淨所撰碑其書眞道自訂曰明天啓三年関中起土獲一碑於敗墻下碑約記聖教之理勒傳聖教之士七十二人唐貞觀九年入中國建碑之時係唐建中二年正月錢所撰即此也錢是當時人與西士從遊而習知之則其言九可信也○清儒顧炎武日知錄曰大秦國始見於後漢書西域傳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國通今佛經皆題

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又曰唐玄宗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問無不知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不許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玄宗之世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按此言亦以天主說為非矣○芝峯類說曰大西國有利瑪竇者泛海八年越八萬里風濤居東粤十餘年所著天主實義首論天主始制天地主宰安養之道次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次辯輪回六道之謬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末論人性本善而敬奉天主之意其俗謂君曰教化皇不婚娶故無世襲嗣擇賢

而立之又其俗重友誼不為私畜著重友論焦竑曰西域利君以為友者第二我此言奇甚云事詳見續耳譚○星湖先生天主實義跋文略曰天學實義者利氏瑪竇之所述也即歐邏巴人萬曆間與耶蘇會朋友陽瑪諾艾儒畧畢方濟熊三拔龐迪我等數人航海來賓三年始達其學專以天主為尊天主者即儒家之上帝而其敬事愼畏信則佛氏之釋迦也以天堂地獄為勸懲以周流導化為耶蘇耶蘇者西國救世之稱也自言耶蘇之名亦自中古起淳樸漸漓聖賢化去從欲日衆循理日稀於是天主大發慈悲

親来救世擇貞女無所交感托胎降生於如德亞國名為耶蘇弘化三十三年復昇歸天其教遂流及歐邏巴諸國耶蘇之世上距一千有六百有三年而利氏至中國著書數十種其仰觀俯察推數授時之妙中國未始有也然其所以斥竺乾之教者至矣猶未覺畢竟同歸於幻妄也但中國自漢明帝以前死而還生者并無天堂地獄之可證則何獨輪迴為非而天堂地獄為是耶若天主慈悲下民現幻於寰界間或相告語一如今之施教則億萬邦域可慈可悲者何限而一天主遍行提警得無勞乎自歐邏巴以東

其不聞歐邏巴之教者又何無天主現跡不似歐邏巴之種種靈異耶然則其種種靈異亦安知夫不在於魔鬼套中耶意者西國之俗亦駸駸渝變其吉凶報應之間漸不尊信於是有天主經之教其始不過如中國詩書之云憫其猶不率也則濟之以天堂地獄之說流傳至今其後來種種靈異之跡不過彼所謂魔鬼誑人之致也蓋中國言其實跡跡泯而愚者不信西國言其幻跡跡眩而迷者愈惑其勢然也惟魔鬼之所以如此者亦由天主之教已痼人心故也如佛教入中國然後中國之死而復生者能記天堂

地獄及前世之事者也彼西士之無理不竆無幽不通而尚不離於膠漆盆中惜哉按先生之言如此而今為此學者間或曰先生亦嘗為之欲伸己說因而為重而不覺自歸於誣師之科豈不寒心就其學術之差別具于問答

天學問答

或問今世所謂天學於古有之乎曰有之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子曰畏天命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吾儒之學亦不外於事天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乎天是也

或曰吾儒之學果不外於事天則子斥西士之學何也曰其所謂事天則一也而此正彼邪此吾所以斥之也

或曰彼西士之童身制行非中國篤行之士所能及也且其知解絕人至於天度推步曆法籌數制造器皿若洞貫九重之天八十里火炮之類豈不神異我仁祖朝使臣鄭斗元獻 啓西洋人陸若漢制火器能作八十里之火炮若漢即利瑪竇之友其國之人又能周行大地入其國則未幾而能通其言語文字測量天度一一符合此實神聖之人也既爲神聖則烏不可信乎曰是果然矣然以天地之大勢言

之西域據崑崙之下而為天下中是以風氣敦厚人物竒偉寶藏興焉猶人之腹臟血脉聚而飲食歸為生人之本若中國則據天下之東南而陽明聚之是以禀是氣而生者果是神聖之人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猶人之心臟居胸中而為神明之舍萬化出焉以是言之則中國之聖學其正也西國之天學雖其人所謂真道聖教而非吾所謂聖學也

或問何謂也曰惟此一心本乎天性若能操存此心保有其性無忘吾上帝所賦之命則事天之道無過於是何必如西士朝晝祈懇赦其舊過求免地獄如

巫祝祈禱之事一日五拜天七日一齋素然後可以盡事天之道乎

或曰世有三教曰儒曰釋曰道今西士以天名學其意何居曰聖人之道一而已豈有三教乎三教之名後世俗見之累也佛是西方之教而絶滅倫理道是世外之教而無關世道豈可與儒教比而同稱乎西士之以天名學意已僭妄矣蓋西域一帶自古異學蝟興佛氏之外諸教亦多觀於傳燈等書可知矣西士之言天者其意以為莫尊者天言天則諸教豈敢相抗是則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其計亦巧矣吾儒之

教則聖人繼天而立代天工而治天下叙秩命討莫不由天則是皆天命之流行也何必以天名學而後為真道聖教乎

或曰西士之外更無言天者乎曰墨子有天志篇其言曰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三代聖王禹湯文武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桀紂幽厲反天意而得罰者也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天之所愛兼而愛之所利兼而利之此墨子之言天而兼愛兼利其大義也西士忘讐愛仇之說與兼愛無異其約身攻苦與尚儉相同

但其異者墨子言天以現世西士言天以後世比之墨氏尤爲詭誕矣大抵西學之言後世專是佛氏餘論而兼愛尙儉墨氏之流是豈學周孔者所習者乎今之所謂儒者嘗斥道佛堂獄之說墨氏兼愛之論而至於西士之語不復卞別直曰此天主之教也中國聖人雖尊豈有加於天主乎其猖狂妄言無所忌憚至於如此矣

或曰耶蘇救世之名也與聖人行道之意似不異矣

曰是何言也耶蘇救世專在後世以天堂地獄爲勸懲聖人行道專在現世以明德新民爲教化其公私

之別自不同矣假使信有堂獄如彼之說人在現世爲善去惡行全德備則必歸天堂去善爲惡行虧德蔑則必歸地獄人當於現世之内孳孳爲善毋負我降衷之天性而已有何一毫邀福於後世之念程子曰釋氏超脫死生專爲一已之私天學之祈免地獄非爲一己之私乎

或曰古今言天學者不無其人於古有鄒衍於我朝有許筠頗得其實曰鄒衍談天滉洋難測無所歸宿不如西士之論天度地毬鑿鑿符合筠則聰明能文章專無行檢居喪食肉產子人皆唾鄙自知不爲

士流所容托迹於佛日夜拜佛誦經求免地獄倡言曰男女情慾天也分別倫紀聖人之教也天尊於聖人則寧違於聖人而不敢違天稟之本性以是當時浮薄有文詞爲其門徒者倡爲天學之說其實與西士之學霄壤不侔不可比而同稱也大抵學術之差皆歸異端不可不慎也老佛楊墨皆必神聖之人而末梢終歸於虛無寂滅無父無君之教王陽明大倡儒學而其實異端是以其徒顏山農者以一款字爲法門何心隱者以一殺字爲宗旨皆曰我先生良知之學以心爲師心之所出皆良知也我則從吾心之

所出末乃與南蠻連結作亂被誅以此言之學者當卞於為學原頭而察此末流之弊也

或曰西士之說異於是只是為善去惡則有何流弊之可言乎曰是何言也善之當為惡之不當為是愚智賢不肖之所同知也今有人於此其人至惡也然而又有人稱之曰子是善人也則其人喜曰子是惡人也則其人怒善惡之别雖惡人已知之矣世豈有為惡去善之學乎是以從古異端皆以為善去惡為教今此西士為善去惡之言獨西士言之而已乎吾所憂者以其流弊而言也其學不以現世為言而專

以後世堂獄之報為言是豈非誕妄而害聖人之正教乎聖人之教惟於現世為所當為之事光明正大無一毫隱曲慌惚之事是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怪是稀有之事神是不見之物若以稀有不見之事言之不已則人心煽動皆歸荒誕之域以其大者言之漢之張角唐之龐勛黃巢宋之王則方臘元之紅巾賊明末之流賊皆其流也其他小小妖賊稱彌勒佛白蓮社之徒在在蝟興史傳不誣至若我 英宗朝戊寅新溪縣有妖巫英武者自稱彌勒佛列邑輻湊謂之生佛出世合掌迎拜令民盡除神社雜鬼之尊

奉者曰佛既出世豈有他神之可奉者乎於是民皆
聽命所謂祈禱神箱神缸之屬率皆碎破而焚之不
數月之内自海西及高陽以北嶺東一道靡然從之
西士所謂天主之教其從化之速豈過於是乎其時
自 上送御史李敬王按誅之而其妖彌月不定人
心之易動難定易感難悟大抵如是矣今世為此學
者其言曰一心尊事上帝無一息之停比之吾儒主
敬之學也又曰飭躬薄食無踰濫之念比之吾儒克
己之工也實為此學者雖其門路異而為善則同豈
不可貴但世道巧偽人心難測設有一箇妖人假冒

倡言東有一天主降西有一天主降民心習於誕妄
以為實然而風從矣當此之時為此學者其能曰我
正而彼邪我實而彼僞乎自不覺為聖學之蟊賊亂
賊之髇矢而甘心焉哀哉哀哉
或曰現世後世之說可得聞乎曰現世者即今吾生
現在之世後世者死後靈神不滅善者受天堂萬世
之快樂惡者受地獄萬世之虐刑是也
或曰吾子以現世為重果不違於吾中國聖人之教
無可改評其所謂靈神不死及堂獄之說亦實然無
疑乎曰是不可以質言於無形慌惚之事而以理推

之以經書之所言傳記之所記言之似不難知矣我輩學孔子者也但以子路問孔子之事言之子路問事鬼子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所答糢糊不分明其不幾於圇圇呑棗乎子路是聖門高弟異於新學後進今此之問似當曰人之生全受天主生養之德當以事天主為工人之死雖肉身澌滅靈神長存生時善惡死後靈神受堂獄之報以此明白言之則豈不痛快乎設有是事聖人之意不過不語怪神而然矣況未必可知乎若然則聖人之學異於天主救世之學聖人法天則豈有違

天而行教乎此吾所以斥之為異學也
或曰西士之斥現世不過其學異也子何斥之甚邪
曰吾何甚但明其不然而已吾生也旣生此現世則
當盡現世之事如上所云有何更加之工乎試以西
士之言言之其言曰今世勞苦世也又曰現世暫世
也又曰現世非人世也禽獸之所本處也又曰此世
禽獸世也是以其國有賢士黒臘者恒笑笑世人之
逐虛物也德牧者恒哭哭因憐之耳此獨西士知之
乎大禹曰生寄死歸後人莫不以此世為逆旅則豈
長久可戀之物乎其言則是而但所謂禽獸世者大

不然惟我上帝造此三界巍然而天尊於上頹然而地處於下陽氣下降陰氣上升絪緼交媾萬物化生上帝以其得氣質之最清淑者命之為人叅為三才指天而曰天指地而曰地萬物之可畜者畜之可殺者殺之可用者用之莫非吾人宰成輔相之道今曰禽獸之所本處曰禽獸世者其果成說乎其說之妄不必多卞而愚者惑焉何哉若如西士之說則其流也必以不生為善若使人類盡滅則天地之間空蕩為禽獸之塲乎

或曰西士之言謂人有三仇己身一也以其聲色臭

味怠惰放恣偷佚闇溺我于內矣世俗二也以其財勢功名戲樂玩好顯侵我于外矣魔鬼三也以其倨傲魅惑誑我眩我內外伐我是言豈不切實乎曰子之惑甚矣已身為仇之說其悖倫大矣人有此身則不無形氣之慾吾儒克已之說所以立也今若以此身之生為仇則此身從何生乎此身之生由於父母是以父母為仇矣且既生此世則富貴貧賤窮通利害勢當然矣不知所以省察克治之工而以世俗為仇則君臣之義亦絕矣若魔鬼之說尤不近理人有此形氣則形氣之慾雖聖人不能免而但聖愚之判

在于過不及之間耳是以吾儒克己之工以自己天
性本有之心治形氣之慾節之而不使過中而已魔
鬼誰能見之假使有之是外物也以外物之誘而喪
自己之性容或有之人之不善由於形氣之慾豈皆
魔鬼之事乎其内外致工之術不同儒者克己之工
由於内西士之言舍形氣而謂由於魔鬼内外緊歇
之别自不同矣此不足卞也

或曰其言曰西國古經天主闢天地即生一男名亞
黨一女名阨襪是為世人之祖然乎曰以理推之此
亦不然矣天主神權何所不為然而其闢天地也陰

陽二氣升降交媾化生萬物而得其清淑之正氣者
為人得其穢濁之偏氣者為禽獸草木今以目前事
言之蝨之化生由於人乎由於衣乎此有澡潔其身
無一點垢膩著新製衣袴服未數日必衣有數箇蝨
袴有數箇蝨此蝨從何出乎必是人與衣氣相蒸鬱
而生此非氣化乎此又有一畚土無一草根木實無
一蚤蟻而置之空架之上風鼓雨潤濕氣蘊鬱亦未
幾何必有草木蟲蟻生于其中亦非氣化而然乎氣
化以後因以形化其類漸繁人之生何異於是大地
齊民皆為亞黨一人之子孫其果成說乎若如其說

則禽獸草木其初只有一箇物繁生若此之說不必
深究亦不足信也
或曰為西學者有原祖再祖之說可得聞歟曰原祖
即上所云亞黨也再祖今所稱天主耶蘇也實義云
開闢初生人無病常是陽和常甚快樂鳥獸萬彙順
聽其命循奉上帝而已由人犯天主命萬物亦反背
于人萬禍生焉為其子孫者相率而習於醜行又其
書所云真道自證曰天主生原祖為天下萬民之祖
特恩縱之性善情美萬理具照天地萬物遵若主命
邪魔忌而謀去之而天主乘此欲試原祖邪神誘之

失本忘恩從魔以方命天主仁慈轉爲義怒死得地獄之苦世世子孫同受其罰云噫是何言哉上帝造出亞黨以爲人類之祖則其神聖可知矣烏有上帝聽魔鬼之諂滔使魔鬼試其心之真僞乎若使亞黨設有僭妄之心上帝當更敎勵使之改革若賢父之於子良師之於弟子可也豈以上帝而有是事乎爲此言者其慢天之罪可勝言哉假使亞黨有罪罪止其身而已亦安有萬世子孫同受其罰之理乎先王之政罰不及嗣況至萬世而苦其子孫乎實義中士曰善惡有報不於本身必於子孫不必言天堂地獄

西士曰王覇之法罪不及胄天主捨本身而惟胄是報耶以此條所言言之則其說自相矛盾亦甚可笑

或復問再祖之事曰其說至繁難以言旣姑擧其畧實義言亞黨自致萬禍子孫相率以習醜行漓樸漸漓聖賢化去從欲者衆循理者稀天主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漢哀帝元壽二年擇貞女爲母無所交感托胎降生名耶蘇耶蘇卽救世也弘化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天云據此親来降生之說而言之則當此之時天上其無上帝耶又眞道自證曰聖經言天主於原祖子孫中再立一人爲人類之再祖又稱天主聖

子無異眞天主與親來降生之言不同其學之不可
信有如此者又曰耶蘇以萬民之罪爲己任損已之
寶命被釘於十字架而死云既曰上帝親降又曰無
異眞天主云則敢曰被釘而死不得者終耶其愚昧
無知侮慢尊嚴甚矣此等言語其可謂十分停當而
信從之乎

或曰若子之言則其說皆妄矣曰以我中國言之邃
古之初所傳言語率多荒怪而聖人出然後皆歸刪
黜之科爾安知西土古初亦豈無荒怪之語乎其言
曰開闢以後文字至今皆存謂之聖經而尊信之盖

有一種神聖之人作而作為此等說勸誘人民是亦神道設教之意也但不如我中國聖人之出而能正之耳若女媧之鍊石補天后羿之射中九烏皆歸刪正之科耶蘇之事雖甚奇異亦不過佛氏顯聖顯靈之類耳此果是上帝眞天主親來而作此等靈怪之事乎其學之原頭決是異端無疑矣

或曰三仇之說果是妄駭無忌憚之甚也若以己身為仇則是身生於父母父子之倫已悖矣以世俗為仇則聖人行道致澤之功皆歸虛幻而君臣之倫乖矣其學以童身為貴而七克書有禁婚之語則夫婦

之倫絶矣人生此世以此三倫為貴而皆謂之暫世而無所恤惟以堂獄為重此佛氏之流也且其魔鬼之說尤為荒怪非吾儒之所言則吾子之斥去也宜矣但西士所謂天學工夫如何曰此已畧言於前後其言曰每朝目與心偕仰天籲謝天主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所思所言所動作有妄與否否則歸功天主叩謝恩祐若有差爽即自痛悔禱祈天主慈恕宥赦其大體如斯而已此比吾儒誠身之學而今為此學者等視儒學而

謂此為真何哉且其舉措貌樣與吾聖訓同乎異乎

或曰西士謂佛氏偷其國之教自立門户然乎曰佛氏釋迦生於周昭王時天主耶穌生於漢哀帝時則先後之别不容多卞

或曰西士言其國有開闢以後史記至今皆存凡三千六百卷耶蘇之生皆預言其期不若中國史之泯滅不存虛偽相雜然乎曰非吾見則不可言其不然而假使有之今其書所引經文即其語也必擇其精者言之而今使有眼者見之其與吾中國聖人之語孰優孰劣予若見之可以知之矣

或曰其人專以行教為重越滄溟八九萬里經陷人戕人之國而不知懼罹鮫鱷虎狼之患而不知避若非所見之的實力量之絶人能如是乎曰以史考之姚秦之鳩摩羅什蕭梁之達摩皆自大西國涉重溟而至是亦欲行其教於中國此何以異是二僧之所傳不過今行佛書使西士之學雖欲行於中國此亦不過其類行之如今佛書而已豈可使吾儒舍周孔之道而從之乎

或曰西士之言自耶蘇之教行後至今千七八百年而化行鄰國無簒弑之事無侵伐之害西國累萬里

至今猶然中國聖人雖多代興代滅則可知中國之教不擴其本而然也為吾儒者聞之茫然自失反以中國聖人之教謂不及於彼其果然乎曰西域一方風氣敦厚人心淳樸不甚如中國之巧偽則容或有之然是皆夸大之語也嘗觀歷代諸史漢哀以後大西諸夷之侵伐并合者多史豈誣說乎是不足取信且倭國始祖狹野即其所謂神武天皇也立國當周平王之時至今一姓相傳其制國之術封建之法亦非今中國之所可比則豈可以此而謂過於中國乎是皆知天學而然耶

或曰耶蘇救世被釘於架能震撼天地萬物而不傷一釘己之人此非至仁而然耶曰此上所謂忘讐愛仇者也畸人書曰天主教士以德報讐不以讐報讐凡讐有兩般若害我之讐古君子之若是者多矣若以君父之讐而以此為教則其害義大矣此吾所以謂墨子兼愛之流而此其甚者也

或曰西士斥中國之人不知上帝造此天地萬物而周子太極圖言理為物之原朱子又曰天即理也之說如何曰上帝主宰之稱而為萬物之總主吾儒己言之矣人之稱天有二一是主宰之天曰天命之性

曰畏天命之類是天即理也一是形氣之天是天即
物也周子之圖本於孔子太極生兩儀之言以有主
宰而言之則曰上帝以無聲無臭而言之則曰太極
曰理上帝與太極之理其可貳而言之乎其言曰但
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奉太極
者又曰理是依賴者有物則有物之理無物則無物
之理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若以虛理為物之原
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云此等言語其果成說乎上帝
為理之原而造此天地萬物天地萬物不能自生必
有天地萬物之理故生此天地萬物安有無其理而

自生之理乎此即後儒氣先於理之說不足卞矣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理也若如西士之言則是并與孔子而斥之也為吾儒者當明目張膽排擯之不暇也

或曰觀實義畸人等書西士所言中士莫不歛衽信從者何哉曰此等書皆西士設問而自作故如是耳若與識道之儒士言之豈有歛衽信從之理乎

或曰天主之稱或有見中國之書者乎曰經傳不見但史記封禪書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漢書霍去病傳元狩元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金日磾傳休屠作

金人祭天主天主之名見於此如淳註曰祭天以金人為主師古註曰作金人以天神之像而祭之今之佛像是其遺法漢武故事曰昆耶殺休屠王来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據此諸説顔註雖謂之今佛而以天神二字觀之與佛異矣疑以金作天主而祭之如今為此學者為天主畫像而禮拜之此古今之變也匈奴右賢王西通西域疑得其教而祭之也又其書真道自證曰耶蘇之生聖母抱之往聖殿獻於天主臺前云則天主之名已在於

漢哀之前而非耶蘇為天主也可知

或曰列子商太宰問孔子以聖曰丘其聖歟答曰吾何敢又問三皇五帝三王皆曰聖則吾不知商曰然則孰為聖曰西方有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為佛者以為指佛而言然以今觀之似指天主而言也曰列子荒唐之文何足取信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與西方之聖同而　謂五帝非聖豈其然乎

或曰今聞為其學者以教師為代父（天主為大父故代天而施教謂之代父）設天主位學者以三尺淨布掛項以手洗頂瑪

寳所謂聖水所以洗心垢者也又明燭學者俯伏盡說從前過咎以致悔悟之志又陳八教以後不復犯過之意而又定别號云此意如何曰此專是佛氏兼子也佛氏有法師律師燃臂懺悔灌頂之節此何異焉是以吾以為其俗為之非吾中國習聖人之教者所可行也

或曰利瑪竇言魂有三生魂覺魂靈魂草木之魂有生無覺無靈禽獸之魂有生有覺無靈人之魂有生有覺有靈生覺二魂從質而出所依者盡則生覺俱盡靈魂非出於質雖人死而不滅自在也此說何如

曰吾中國亦有之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此語眞西山表出於性理大全中西士之言與此大同而但靈魂不死之言與釋氏無異吾儒之所不道也

或曰近有上舍生將叅釋奠其友之為此學者止之曰凡假像設祭皆魔鬼来食豈有孔子之神来享乎人家祭祀亦然余則雖未免從俗行之而心知其妄故必仰天嘿叅于天主不得已為之之意然後行之悖禮毁教孰甚於此曰此亦西士之言為其言者曰

祖先之善者在天必無来享之理惡墮地獄者雖歆来得乎此與聖人制祭禮之義不同吾子悖禮毀教之憂信然信然亦有可笑者今為此學者揭天主而禮拜禱祈爲此亦假像則亦一魔鬼也星湖先生所謂其種種靈異安知不在於魔鬼套中者先生已知其然矣然則魔鬼之變幻莫測亦有假善而惑世者以愚下民而西士惑之而尊崇豈不可笑哉聞其說有僞天主是亦魔鬼之幻弄也假稱僞天主則其不能依附於假像乎

或曰道佛二教及西士盛稱魔鬼魔鬼果是何神而

天主不能禁遏使之行惡耶曰其說言厥初天主命生純神其性絶美品分九等以供主令故曰天神又有鉅神傲慢自足自絶於主爲惡神之魁天主使之墮在地獄名曰魔鬼天主暫放之以煉善人之功以彰惡人之罪煉善人之功者謂天主使魔鬼誘善人使爲惡以驗工夫之以下跋

或曰今聞吾子之言其爲異端無疑吾儒明德新民之功皆以現世而言也西士爲善去惡之事皆爲後世而言也人旣生此現世則當盡現世之事求其至善而已豈可有一毫邀福於後世之意乎其學之入

頭門路與吾儒大錯而其意專出於一己之私吾儒公正之學豈如是乎自今當以吾子之言為正余聞而笑之客退而書其問答為此文庶幾或有補於世教耳乙巳嘉平日虞夷子書

附録

或之退也復問曰今之為此學者多言吾星湖先生亦嘗為之其信然乎余曰余於丙寅歲始謁于先生先生與之談論經史諸說可謂無所遺矣末梢至西洋學先生曰西洋之人大抵多異人自古天文推步製造器皿筭數等術非中夏之所及也

是以中夏之人以此等事皆歸重於胡僧觀於朱夫子說亦可知矣今時憲曆法可謂百代無弊曆家之歲久差忒專由歲差法之不得其要而然也吾常謂西國曆法非堯時曆之可比也以是人或毁之者以余為西洋之學豈不可笑乎余因問洋學有可以學術言之者乎先生曰有之矣因言三魂之說及靈神不死天堂地獄之語曰此決是異端專是佛氏之別派也當時所聞如此其後余復有所問答曰天主之說非吾所信鬼神之有淹速之別非箇箇同然也又曰七克之書是四勿之註

脚其言蓋多刺骨之語是不過如文人之才談小兒之警語然而削其荒誕之語而節略警語於吾儒克己之功未必無少補異端之書其言是則取之而已君子與人為善之意豈有彼此之異哉要當識其端而取之可也先生又作天學實義跋(見上攷文)今以先生與余問荅之語及此跋文觀之其果尊信之乎此不過無識少輩以其自己之陷溺并與師門而實之可謂小人之無忌憚也幸以我命生存䏻卞其是非而已我若已死則後生輩亦必信其言矣豈不為斯文之大可羞吝者乎

或又問曰星湖先生嘗謂利瑪竇聖人也此輩之藉此爲言者多其信然乎余聞之不覺失笑曰聖有多般有夫子之聖有三聖之聖不可以一槩言也古人釋聖字曰通明之謂聖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矣先生此言余未有知或有之而余或忘之耶假有是言其言不過西士才識可謂通明矣豈以吾堯舜周孔之聖許之者乎近日人多以某人爲聖人某人余所見也先生雖有此言是不過某人之類耳豈眞聖人也哉噫嘻吾道不明人各以自己斗筲之見自以爲是而不能覺悟至於誤後

生而不知誠足憐憫他尚何言是日復題

鄉射禮笏記 先行鄉飲酒禮

設位 席賓於堂西楹間近北南向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向 席介於西階上東向 今闕 席三賓於賓席之西南向皆不屬 今闕 席衆賓於堂下西階西南東向北上不盡則從門左北向東上 席贊者於阼階東西向北上 今闕 奠兩壺於賓席之東少北 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皆以卓子安置 設洗於阼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亦以卓子安置 上篚爵三觶一 今用一爵 下篚觶四 今用一 烹狗于堂東北 脯醢在主人之北 今代常饌 俎在堂東壁 俎代木楪 賓介外皆以齒為次

張侯下綱不及地武 侯道五十步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 獲者位在侯西北隅有旌

射位 禮在堂中今移階前射位耦間容弓稱左物右物上射居右下射居左

前期戒賓至是速賓賓及門 戒速二節略不錄

贊禮者唱賓至主人出迎 賓門西東向立衆賓次之主人出門東西向立揖賓賓答揖今以揖代拜 揖衆賓衆賓答揖 主人揖賓以入賓答揖讓 主人入門而右 賓入門而左衆賓從之 主人揖賓先行賓答揖讓主人及賓分東西而行至階 主揖賓賓揖主三揖三讓 主人先升立於阼階東西面 賓隨升立於西階上東面 衆賓立于西階前北上

主人北面再拜

賓北面答再拜

贊禮者唱主人獻賓 主人取爵上篚以降 賓降主人適洗南面奠爵于篚盥洗 主人揖讓以賓升 賓西階上北面拜洗 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 主人跪取爵興適尊實之進賓席前獻賓 賓西階上北面拜進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 主人退阼階上

執事薦脯醢於賓席前賓北面

拜受祭酒下仝興立飲右獻禮

贊禮者唱賓酢主人賓降洗主人降賓盥手洗

爵揖讓升拜皆如上儀右酢禮

贊禮者唱主人酬賓主人飲畢又自爵自飲奠爵

于東序端主人適篚跪取觶

降洗賓降主人盥洗揖讓升拜皆如上儀

西賓北向拜受不飲而置于席前右酬禮

贊禮者唱獻衆賓主人於阼階前西南面三拜衆

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取爵于序端

降盥洗皆如上儀衆賓之長受爵拜主人拜

送衆賓之長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復

位繼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

立飲每一人獻皆薦脯醢

樂賓此鄉今無樂闕

贊禮者唱賓主各就位賓主就位如儀

贊禮者唱立司正主人擇立司正司正中堂北向

立執事酌觶獻司正自此以下

介以執事代酌

司正舉觶

贊禮者唱在坐皆起相揖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揖賓主以下皆揖

贊禮者唱司正讀約司正乃揚觶高聲朗讀曰恭惟國家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鄉射不射則去此二字之禮非為飲食非為遊戲欲其正風俗而觀德行今日少長咸集各相勸勉為子盡孝為國盡忠兄弟友恭夫婦和順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墮以忝所生讀畢

贊禮者唱司正飲酒相揖皆坐司正飲畢以觶授執事執事薦脯　司正揖賓主以下皆報揖　司正復位　賓主以下皆坐

贊禮者唱請行射禮主人擇立司射執弓持乘矢四矢　司射具決拾北面告于賓曰飲禮既畢弓矢既具請行射禮　賓許又告于主人

賛禮者唱司射比耦司射降自西階比衆耦年長者為上射年少者為下射次次比耦皆庭上東西相向北上上射居西東向下射居東西向衆耦皆依次序立皆袒決拾執弓搢三矢于腰帶以一矢挾於二指間執事繫侯左下綱獲令稱監箭執旌居侯西北以俟

賛禮者唱司射誘射司射搢三挾一上射由西階下射由東階相揖以升當射位揖皆向鵠立發矢射畢改取一矢挾之降自西階反位獲者告箭時過則舉旌指天不及則偃旗指地左則揮左右則揮右中則擊鼓司正持畫絃以考中不中此依今俗

賛禮者唱皆以次射司射執弓挾一升自西階至中堂揖告賓主射主人先起揖賓答起皆具決拾執弓搢三挾一賓西主東相揖而至射位射如儀訖具復位立司射請衆耦以次揖升當位射皆如儀射畢降復位揖次射者以升如儀皆射畢司正計畫定勝不勝

贊禮者唱勝者揖不勝者升飲 執事設酒卓于堂西酌觶奠于其上勝者袒決拾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加弛弓勝者揖不勝者升階當階揖勝者先升既升相向揖勝者升堂北面少右立不勝者升堂北向跪執事令不勝者取觶不勝者進坐取觶立飲坐奠觶于卓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揖執事酌觶奠卓上升飲者如初若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執事酌觶以授賓於位受觶適西階上北面立飲授觶執事反就席主人亦然

贊禮者唱賓主皆揖就坐

贊禮者唱復射樂賓 令無樂關司射挾一介以進使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每發矢皆樂作射必中節令不用賓主人象賓如初卒射

贊禮者唱勝者揖不勝者升飲 視筭如初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飲遍撤觶各收弓矢

贊禮者唱皆復位坐行旅酬禮賓主衆賓各復本位主人酌觶揖獻賓 賓揖受 執事薦脯卒觶 賓酢 主人如儀揖 司正酬衆賓之長 衆賓長受飲 執事薦脯下並同 次次勸酬至于沃盥者而止 賓多則兩頭勸起 禮畢撤

贊禮者唱行燕禮執事進饌案行酒皆以齒 或三行五行所謂無筭爵皆不拜 食畢撤饌

贊禮者唱禮畢主人阼階上西向立 賓西階上東向立 主人再拜 賓答再拜 主人向衆賓相揖 賓降出衆賓從之 主人送于門外東西相揖乃退

合用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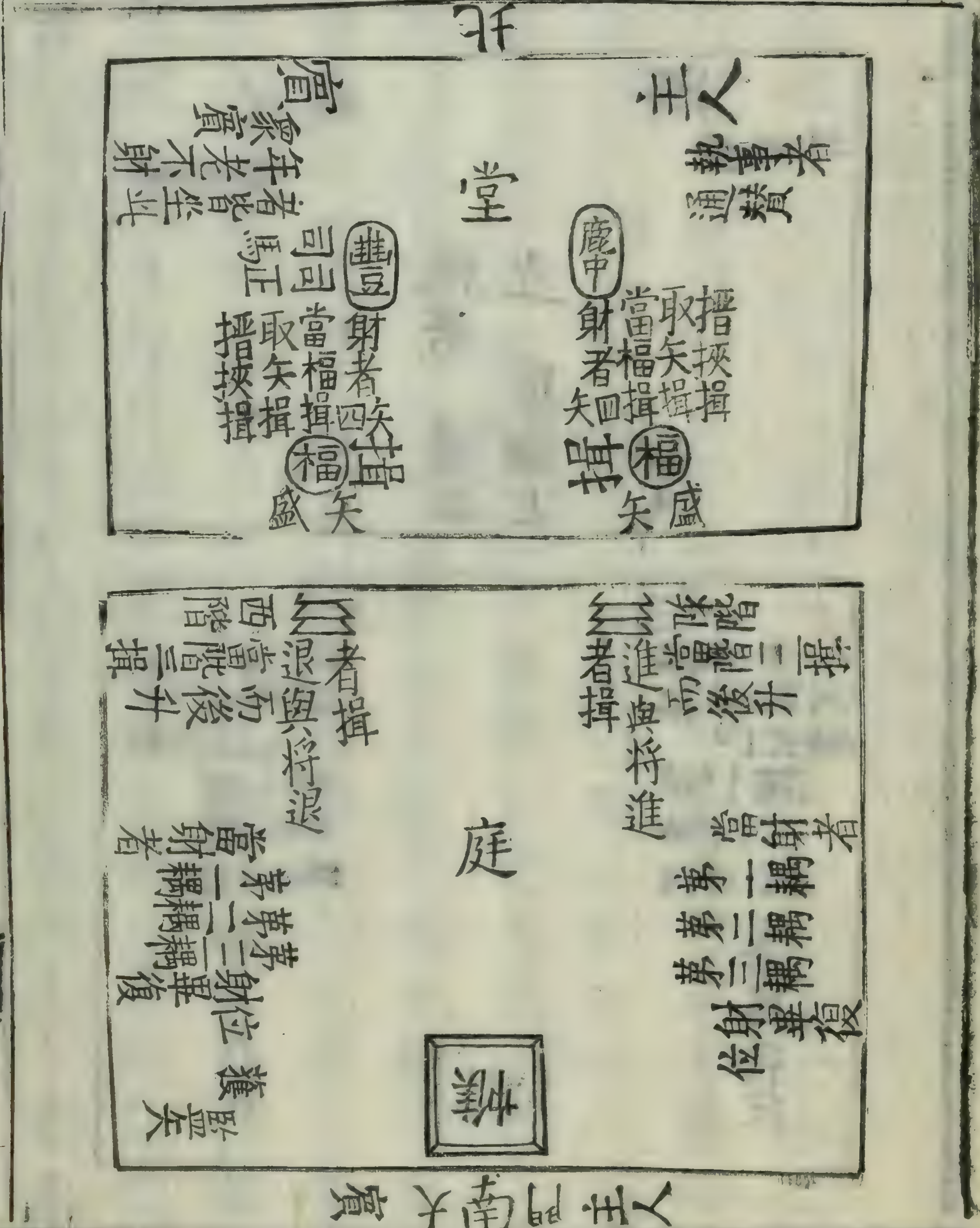
主人州縣官或洞里長 賓賢者 介次於賓無則闕射禮無 遵鄉中致仕者或闕 贊者佐主人者 三賓衆賓中推年德否則闕 衆賓 執

事者（主人下屬執役） 司正（推文學士掌糾檢失儀讀約射則為司馬計畫） 樂工四人（管絃無闕） 司射（掌誘射事） 司射器（掌弓矢決拾射時分給） 獲者（今稱監箭官執旌告矢） 三耦（擇德行道藝者無闕） 衆賓（推衆賓年長者為長） 贊禮者（贊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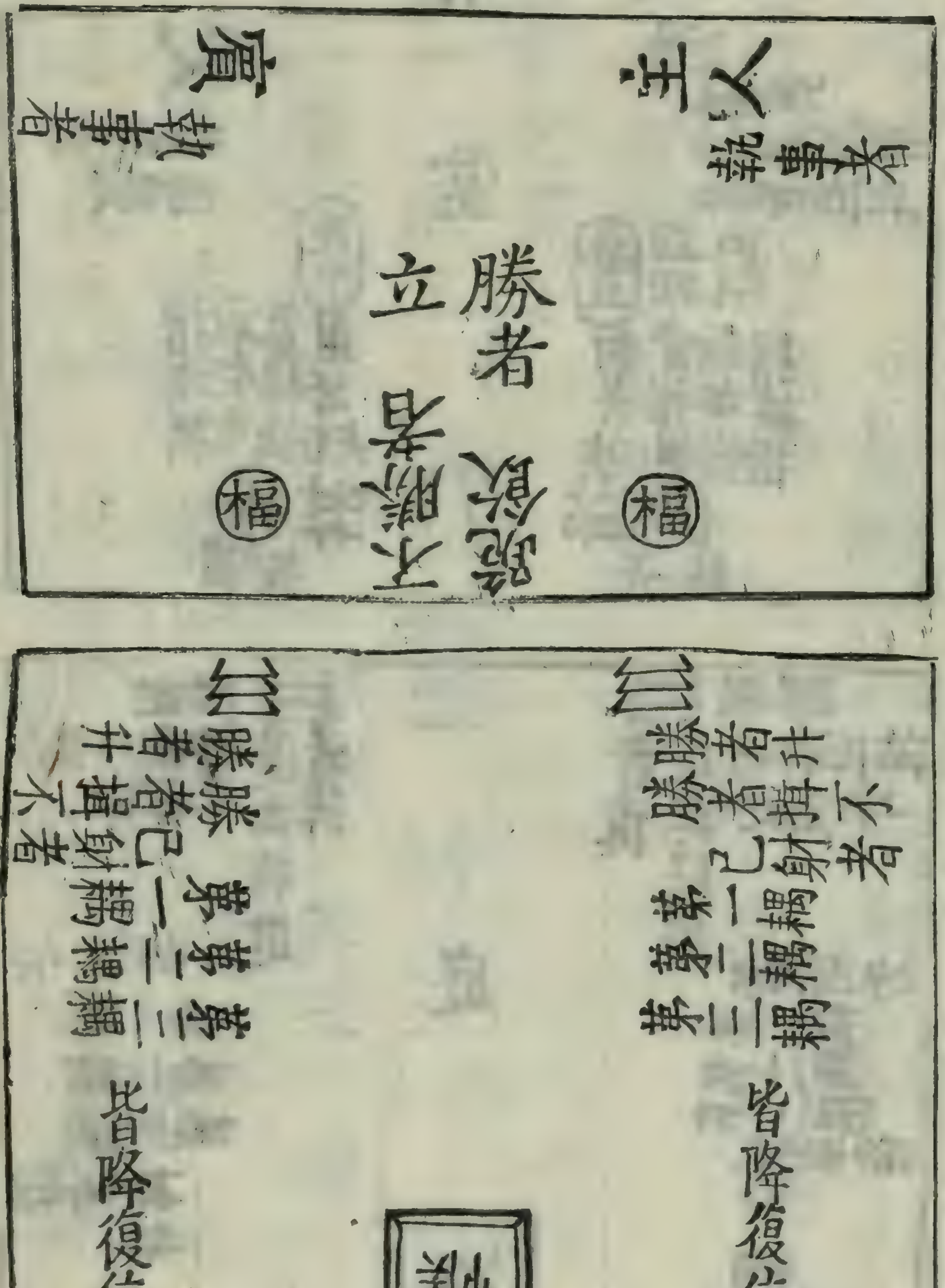
合用之器

狗鼎一 俎三 脯五脡 醢 酒壷二（皆加） 勺冪 玄酒一壺（三壺並安盤上） 篚一（或代盤卓） 爵三 觶一（並奠上篚） 中 洗一 水一 觶四（並奠下篚或盤卓） 侯 旌一（獲者所執） 弓 乘矢（四个） 決 拾（四者射者皆具） 福（承矢者或闕） 豐（酒壺飲不勝者或闕）

鄉射禮圖



卒射勝者揖不勝者升飲圖



休翁鄭公弘翼建祠通文己丑○代人作

竊惟扶植彜倫乃人道之大端尊尚賢德實士林之夸節是以其德行風節苟可以師表後進風勵薄俗者則無不爼豆而腏享之大則以院小則以祠此卽古禮祭賢士於東序祀鄉先生於社門之義而我國家尊賢重道之意皆寓於此風敎文物之軼于前代者良以此也試以吾鄉言之龜巖秀谷明皐三書院之設各因前輩所居之地而立之一以寓羹墻瞻想之懷一以為羣居講習之所其義顧不重歟故副提學休翁鄭忠貞公當光海丁巳之歲將廢 母后

勅受廷議以為國是之論而大張威虐析楊鼎鑊以
待異議者當時朝野脅息惟意順旨而公抗節進議
辭意凜然當時推正論以公及李白沙為首而金醒
翁金清風又其次也噫忠言未售毒禍斯至南竄北
謫驅馳道途幾六七千里廢錮南荒海濱六七年餘
瘴毒所聚遂成痼疾迨乎 改玉之初首蒙擢拔
恩眷鄭重未及大施而卒其為世道之不幸可勝言
哉後來 朝家并賜諡贈爵以盡崇報之道於白沙
及兩金公皆因所居或被謫之地設院享祀而俎豆
之儀獨不及於鄭公豈不為盛世之欠事而多士之

所善耶府之慶安面卽公杖屨之所而衣冠之藏亦在是烏芳躅遺風故老猶能傳說其爲後生之景慕愈益親切矣當依金李諸公三院之例而設院有禁雖不敢望祀以鄕賢以附古人祭社之義誠不可已者此係斯文重事須與同志共議玆敢通告于釋奠士林齋會之席謀事之始固當博採衆論嗚呼秉彝好德是有生之所同尊事先賢士論之當然想所樂聞故玆以奉告

烈女淑人趙氏呈文 己卯○代人作

竊惟人道之大節莫過於三綱 國家之崇奬莫過

於節孝誠以扶植倫常培養風教唯在於是也本府
慶安面居故掌令鄭廣運卒于丙子臘月七日其室
内白川趙氏歎自决于初喪之内傍人累救得保而
居常言於人曰今雖不死三年之内豈無可死之日
乎自初喪以後至于終祥而啜粥行素髮亂不梳面
垢不洗蟣蝨縱横衣領而不之恤爲初喪時覆屍之
衾藉屍之席恒必覆藉曰死必以此歛我其羣子弟
雖號泣勸諭請復常度而終不聽爲至昨年十二月
大祥前三日飮藥自裁傍人急時救之得解自後慰
解諸子女言語舉止不異平日至于十餘日家人亦

信之同月二十一日夕又於隱處飲藥大吐傷人未及知而已至難救之境翌日辰時竟至殞命及終而得遺書於衣帶中皆勸戒子女之語其末有曰余之必欲無生者嘗有隨死之約故耳不死於三年之内者欲躬執祭奠恭修婦道今喪已畢矣可以踐約嗚呼世之烈婦不無其人而或在於袝喪之時或是青孀一身無托而捐生者至若趙氏貞心苦節愈久愈篤四子二女羅列膝下而不以人世之樂爲樂終遂其志視死如歸其烈烈之氣剛剛之性若無平日素養于中者能若是乎且聞趙氏在本家時其先考四

次喪配五服其喪皆啜粥三年及歸鄭氏事尊章以
禮生而致愛敬之道沒而盡哀慕之節其誠心篤性
著聞鄉里而末梢樹立又至如此此豈衰世可見之
行耶民等公議所激不勝感歎玆敢仰籲於留相伏
乞轉達九重俾蒙旌褒之典用樹一代之風聲千
萬幸甚